

春秋左傳正義

春秋正義卷第五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桓公

正義曰魯世家桓公名允惠公之子隱公之弟仲子所生以桓王九年即位莊王三年薨世本

桓公名執世族譜亦爲軌謚法碑土服遠曰桓謚法非一略舉一耳亦不知本以何行而爲此謚他皆放此是歲歲在亥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嗣子位定於初喪而改元必須踰年者繼

父之業成父之志不忍有變於中年也諸侯每首歲必有禮於廟諸遭喪繼位者因此而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

史亦書即位之事於策桓公篡立而用常禮欲自同於遭喪繼位者釋例論之備矣

**疏**

注嗣子至備矣正

義曰顧命曰乙丑成王崩使齊侯呂伋以二于戈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孔安國云明室路寢延之使居憂為天下宗主天子初崩嗣子定位則諸侯亦當然也釋例曰尚書顧命天子在殯之遺制也推此亦足以準諸侯之禮矣是知嗣子位定於初喪孝子緣生以事死歲之首日必朝事宗廟因即改元釋例曰襄二十九年經書春王正月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于廟也然則諸侯每歲首必有禮於廟今遭喪繼位者每新年正月亦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因書即位於策以表之此新君之常禮也相之於隱本無君臣之義計隱公之死相公即合改元不假踰年方行即位猶如晉厲被弑悼公即位改元今相雖實篡立歸罪竊氏詐言不與賊謀而用常禮自同於遭喪繼位者亦既實即其位國史依實書之仲尼因而不改反明公實篡立而自同於常亦足見相之篡也

三

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夏四

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公以篡立而脩好於鄭鄭因而迎之成禮

於垂終易二田然後結盟垂犬丘衛地也越近垂地名鄭求祀周公魯聽受祊田今鄭廢泰山之祀知其非禮故以璧假爲文

**疏**

注公以至所隱正義曰成會禮於垂既易許田然後盟以結之故先會次假田然

後書盟也言迎之成禮於垂者垂是衛地沈以爲公迎鄭伯於垂知時史之所隱諱者傳不言書曰知非仲尼新意也

秋大水

書災也傳例曰凡平原出水爲大水

冬十月

傳元年春公即位脩好于鄭鄭人請復祀

周公卒易祊田

事在隱八年

公許之三月鄭伯

以璧假許田爲周公枋故也

魯不宜聽鄭祀周公又不宜易取枋

田犯二不宜以動故隱其實不言枋稱璧假言若進璧以假田非父易也

**疏**

注魯不至易也正義曰枋薄

於許加之以璧易取許田非假借之也今經乃以璧假爲文故傳言爲周公枋故解經璧假之言也注又解傳之意周公非鄭之祖魯不宜聽鄭祀周公天子賜魯以許田義當傳之後世不宜易取枋田於此一事犯二不宜以動故史官諱其實不言以枋易許乃稱以璧假田言若進璧於魯以權借許田非父易然所以諱國惡也不言以枋假而言以璧假者此璧實入於魯但諸侯相交有執圭璧致信命之理今言以璧假似若進璧以致辭然故璧猶可言枋則不可言也何則枋許俱地以地借地易理已章非復得爲隱諱故也

夏四月丁未公

及鄭伯盟于越結枋成也

結成易二田之事也傳以經不書枋故獨

見枋盟曰渝盟無享國

渝變也

**疏**

注渝變也

正義曰釋言文也傳載

其盟辭者以易田惡事而誓不變改見其終無悔心所以深惡魯也此時許田已入於鄭而詩頌僖公云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字蓋僖公之時復得之也齊人取讎及聞及其歸也經復書之自此以後不書鄭人來歸許田者此經書假言若暫以借鄭地仍魯物不得書鄭人歸之

秋大水凡平原出水爲

大水

廣平曰原

**疏**

凡平原至大水潤下言雨自上而下浸潤於土

正義曰洪範云水曰

地可使水潦停焉平原高地則不宜有也凡平原出水則爲大水平原出水言水不入於土而出於地上非湧泉出也

注廣平曰原正義曰釋地文也

冬鄭伯拜盟

李巡曰謂土地寬博而平正名之曰原

**疏**

注鄭伯至繆誤正義曰六年傳云

當言鄭人不得稱鄭伯疑繆誤

魯爲其班後鄭注云魯親班齊饋則亦使大夫成齊矣經不書蓋史闕文然則經所不書自有闕文之類注既疑此事不云闕文而云繆誤者師出征伐責賤皆書經所不書必是文闕若其事重使人雖賤亦書鄭人來渝平齊人歸謹及闕是也今以拜盟事輕若其使賤則例不合書故杜云若遣使來博當云鄭人疑傳繆誤知非實是鄭伯爲不見公不書者以魯鄭相親易田結好鄭伯既拜盟而來魯君無容不見故知非實是鄭伯止是鄭人而已

宋

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

華父督宋戴公孫也孔父嘉孔子六世祖

**疏**

注華父至世祖正義曰案世本云華父督宋戴公之孫好父說之子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祁父

其子奔魯爲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是孔父嘉爲孔子六世祖

目逆而送

之曰美而豔

色美曰豔

**疏**

目逆至而豔則目逆既過則目送俱是目

正義曰未至

也故以目冠之美者言其形貌美黠者言其顏色好  
故曰美而黠為二事之辭也美曰黠詩毛傳文也

經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

及其大夫孔父

稱督以弒罪在督也孔父稱名者  
內不能治其間門外取怨於民身

死而禍

**疏**

宋督至孔父 正義曰凡言其者是其身之  
所有君是臣之君故臣弒君則云弒其君臣

是君之臣故君殺臣則云殺其大夫子亦君之子故云殺  
其世子稱國稱人以殺亦言其者人與國並舉一國之辭  
君與大夫皆是國人所有故亦言其也若兩臣相殺死者  
非殺者所有則兩書名氏不得言其則王札子殺召伯毛  
伯是也與夷是督之君言弒其君則可孔父非督之大夫  
而言及其大夫者與君俱死據君為文言宋督弒其君據  
督為文而上弒其君也言及其大夫孔父據君為文而下  
及其大夫言及與夷之大夫非督之大夫也仇牧荀息其



意亦同 注稱督至其君 正義曰宣四年傳例曰弑君  
稱君君無道也稱巨臣之罪也故知稱督以弑罪在督也  
諸言父者雖或是字而春秋之世有齊侯祿父蔡侯考父  
季孫行父衛孫林父乃皆是名故特以孔父為名文七年  
宋人殺其大夫傳曰不稱名東也且言非其罪也不名者  
非其罪則知稱名者皆有罪矣杜既以孔父為名因論為  
罪之狀內不能治其閭門使寡行於路令華督見之外取  
怨於民使君數攻戰而國人恨之身死而禍及其君故書  
名以罪孔父也釋例曰經書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  
孔父仲尼丘明唯以先後見義無善孔父之文孔父為國  
政則取怨於民治其家則無閭闈之教身先見殺禍遂及  
君既無所善仇牧不警而遇賊又死無忠事晉之荀息期  
欲復言本無大節先儒皆隨加善例又為不安經書臣蒙君  
弑者有三直是弑死相及即實為文仲尼以督為有無君  
之心改書一事而已無他例也是以孔父行無可善書名  
罪之也案公羊穀梁及先儒皆以善孔父而書字知不然

者案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傳稱撻節以死故書其官又宋人殺其大夫傳以爲無罪不書名今孔父之死傳無善事故杜氏之意以父爲名言若齊侯祿父宋公茲父之等父既名孔則爲氏猶仇牧荀息被殺皆書名氏蓋孔父先世以孔爲氏故傳云督攻孔氏也婦人之出禮必鄣蔽其面孔父妻行令人見其色美是不能治其閨門又殤公之好攻戰孔父須伏死而爭乃從君之非是取怨於百姓事由孔父遂禍及其君似公子比劫立加弑君之罪杜君積累其惡故以書名責之劉君不達此旨妄爲規過非也

滕子來朝

無傳隱十一年稱侯今稱

子者蓋時

**疏**

注隱十至所黜

正義曰杞行夷禮傳每發之此不發傳非爲夷禮自是以下滕常

稱子故疑爲時王所黜於時周相王也東周雖則微弱猶爲天下宗主尚得命邾爲諸侯明能黜滕爲子爵

三

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成

也宋有弒君之亂故為

**疏**

注成平至宋地 正義曰成平釋詁文也宣十五年傳晉

侯治兵于稷治兵欲以禦秦明其不出晉竟故以稷為河東之稷山此欲平宋故以稷為宋地

夏四月

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宋以鼎賂公大廟周公廟

也始欲平宋之亂終於受賂故備書之戊申五月十日

**疏**

注宋以至十日 正義曰禮記明堂位稱魯君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文十三年公羊傳曰周公稱大廟故知大廟周公廟也始欲平宋亂故會于稷終

舍宋罪而受其賂故得失備書之始書成宋亂終書取郕鼎是其備書之也鄭衆服虔皆以成宋亂為成就宋亂故

以此言正之長歷此年四月庚午朔其月無戊申五月己亥朔十日得戊申是有日而無月也

秋七月

杞侯來朝

公即位而來朝

蔡侯鄭伯會于鄧

潁川召陵縣西

南有

**疏**

注潁川至鄧城

正義曰賈服以鄧為國言蔡

鄧城鄭會於鄧之國都釋例以此潁川鄧城為蔡地

其鄧國則義陽鄧縣是也以鄧是小國去蔡路遠蔡鄭不宜遠會其都且蔡鄭懼楚始為此會何當反求近楚小國而與之結援故

九月入杞

不稱主帥微者也弗地曰入

公及戎盟

于唐冬公至自唐

傳例曰告于廟也特相會故致地也凡公行還不書至者皆不

告廟也隱不書至謙不敢

**疏**

注傳例至策勳釋例曰凡盟有一百五公

正義曰

行一百七十六書至者八十二其不書至者九十四皆不

告廟也隱公之不告謙也餘公之不告慢於禮也是言不

告不書之意也知隱不書至為謙者以隱是讓位賢君必

不慢於宗廟假使惰慢宗廟止可時或失禮不應終隱之

身竟不書至知其以謙之故勞非所憚勳無可

紀不敢自同於正君書勞策勳故不告至也

傳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

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君子以督爲有無君

之心而後動於惡

雖有君若無也

故先書弑其君

疏

君子至其君 正義曰諸傳言君子者或當時賢者或指斥仲尼或語出丘明之意而記諸賢者期於明理而已不復曲爲義例唯河陽之附趙盾之弑泄治之罪危疑之理須取聖證故特稱仲尼以明之其餘皆託諸君子君子者言其可以君上位子下民有德之美稱也此言先書弑君則是仲尼新意不言仲尼而言君子者欲見君子之人意皆然非獨仲尼也皆有無君之心而先書弑君者君人執柄臣人畏威每事稟命而行不敢妄相殺害督乃專殺孔父而取其妻非有忌君之心全無敬上之意不臣之迹在心已久非爲公怒始興毒害若先書孔父後書弑君便似

既殺孔父始有惡心今先書弑君後書孔父見其先有輕君之心以著不義之極故也

會于稷以

成宋亂爲賂故立華氏也

經稱平宋亂者蓋以魯君受賂立華氏貪

竊之甚惡其指斥故遠言始與齊陳鄭爲會之本意也傳言爲賂故立華氏明經本書平宋亂爲公諱諱在受賂立華氏也猶璧假許田爲周公妨故所謂

**疏**

注經稱至妄也正義曰

傳言爲賂故立華氏解經以成宋亂之言也成宋亂者欲殺賊臣定宋國今乃受貨賂立華氏非是平亂之狀而傳以解經故注申通其義以成宋亂者是四國爲會之本謀及其既會違背前謀非徒不討宋督乃更爲立華氏宋亂實不平而經書平宋亂者蓋以魯君受賂立華氏貪貨縱賊爲惡之甚時史惡其指斥不可言四國爲會縱賊取財故遠言爲會之本意言會于稷欲以平宋亂也傳以經文不實解其諱之所由所諱者諱其受賂立華氏故也爲周

公訪故文與此同故以類相明然案爲周公訪故故字在下而向上結之此亦應云爲賂立華氏故也何以此文故字乃在立華氏之上爲賂之下者以周公訪故其文約少得以故字在下摠而結之此則文句長饒不可摠而結之先舉爲賂惡重所以云爲賂故也然後始言立華氏備詳其事今定本有故字檢晉宋古本往往無故字者妄也襄三十年諸侯之卿會于澶淵謀歸宋財旣而無歸書曰宋災故尤之也此書成宋亂知非譏受賂尤四國者澶淵之會貶卿稱人是尤之文此則具序君爵辭無貶責非尤過之狀知爲諱故而本其會意從其平文也文十七年晉會諸侯于扈欲以平宋之亂旣而不討受賂而還其事與此正同而經書諸侯會于扈傳曰書曰諸侯無功也此亦無功不言諸侯會于稷而歷序諸國者扈之會晉爲伯會諸侯以討亂乃受賂而還猶如僖十四年諸侯城綠陵齊桓爲伯城而不終故貶稱諸侯此則齊陳鄭自相平亂故不加貶文知不爲公諱不貶諸侯者以狄泉之諱唯沒公文其餘

皆賤此若必諱唯須沒公而已何須不賤諸國宣四年公  
乃齊侯平莒及郟成平同義而彼言平此言成者史官非  
一置辭不同猶暨之與及更無他義所謂史有文質不必  
改也文十三年傳稱衛侯鄭伯請平于晉公皆成之是知  
成平義無異也

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

殤公以隱四年立  
十一戰皆在隱公

世

疏

注殤公至公世

正義曰服虔云與夷隱四年即  
位一戰伐鄭圍其東門再戰取具禾皆在隱四年

三戰取郟田四戰郟鄭入其郟五戰伐鄭圍長葛皆在隱  
五年六戰鄭伯以王命伐宋在隱九年七戰公敗宋師于  
菅八戰宋衛入鄭九戰宋人蔡人衛人伐戴十戰戊寅鄭  
伯入宋皆在隱十年十一戰鄭伯以虢師大敗宋師在隱  
十一年是皆在隱公世也

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大

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



言公之數戰則司馬使爾嘉孔父字

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

于鄭而立之以親鄭

莊公公子馮也。隱三年出居于鄭。馮入宋不書不告。

也以郕大鼎賂公

郕國所造器也。故繫名於郕。濟陰成武縣東南有北郕城。



注郕國至郕城。

正義曰：穀梁傳曰：郕鼎者郕之所爲也。孔子曰：名從主人，故曰郕大鼎也。公羊傳曰：器從名地從

主人，其意言器從本主之名地從後屬主人，是知郕國所造故繫名於郕。劉君難杜注郕國濟陰成武縣東南有北

郕城，郕宋邑。濟陰成武縣東南有郕城，俱是成武縣東南相去不遠，何得所爲郕國所爲宋邑？劉以南郕北郕並宋

邑，別有郕國以規杜氏知不然者，以許田許國相去非遙則郕國郕邑何妨相近？且杜言有者皆是疑辭，何得執杜

之疑以規其過如劉所解郕國竟在何處？

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

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

公夏四月取郟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非禮也臧哀伯諫曰

臧哀伯魯大夫僖伯之子

君人者將

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

令德以示子孫

**疏**

君人至子孫

正義曰君人謂與人爲君也昭德謂昭明善德

使德益章聞也塞違謂開塞違邪使違命止息也德者得也謂內得於心外得於物在心爲德施之爲行德是行之未發者也而德在於心不可聞見故聖王設法以外物表之儉與度數文物聲明皆是昭德之事故傳每事皆言昭是昭其德也自不敢易紀律以上言昭德耳都無塞違之事自減德立違以下言違德之事德之與違義不並立德明則違絕故昭德之下言塞違違立則德滅故立違之上言滅德立違謂建立違命之臣知塞違謂過絕違命之人

也國家之敗謂邦國喪亡知值懼或失之謂恐失國家此諫辭有首尾故理互相見

是以清廟

茅屋

以茅飾屋著儉也清廟肅然清靜之稱

疏

注以茅至之稱正義曰冬官考工記有葺屋

瓦屋則屋之覆蓋或草或瓦傳曰清廟茅屋其屋必用茅也但用茅覆屋更無他文明堂位曰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其餘備物盡文不應以茅爲覆得有茅者杜云以茅飾屋著儉也以茅飾之而已非謂多用其茅也爲覆蓋猶童子垂髮及蔽膝之屬示其存古耳白虎通曰王者所以立宗廟何緣生以事死敬云若存故以宗廟而事之此孝子之心也宗者尊也廟者貌也象先祖之尊貌然則象尊之貌享祭之所嚴其舍宇簡其出入其處肅然清靜故稱清廟清廟者宗廟之大稱詩頌清廟者祀文王之歌故鄭立以文王解之言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稱清廟此則廣指諸廟非獨文王故以清靜解之

大路越席

大路玉路祀天

車也越席結草

**疏**

注大路至結草正義曰路訓大也君之所在以大爲號門曰路門寢曰

路寢車曰路車故人君之車通以路爲名也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路鄭玄云王在焉曰路彼解天子之車故云王在耳其實諸侯之車亦稱爲路大路路之最大者巾車五路五路爲大故杜以玉路爲大路巾車云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旂以祀故云祀天車也越席結蒲爲席置於玉路之中以茵藉示其儉也經傳言大路者多矣注者皆觀文爲說尚書顧命陳列器物有大輅緇輅先輅次輅孔安國以爲王金象以飾車以其備陳諸路故以周禮次之僖二十八年王賜晉文公以大輅之服定四年祝佗言先王分魯衛晉以大路注皆以爲金路以周禮金路同姓以封玉路不可以賜故知皆金路也襄十九年王賜鄭子驥以大路二十四年王賜叔孫豹以大路二注皆云大路天子所賜車之摠名以周禮孤乘夏篆卿乘夏緹釋例以所賜穆叔子驥當是革木二路故杜以大路爲賜車

之摠名服虔云大路木路社不然者以大路越席猶如清  
廟茅屋清廟之華以茅飾屋示儉玉路之美以越席示質  
若大路是木則與越席各爲一物豈清廟與茅屋又爲別  
乎故杜以大路爲玉路於玉路而施越席是方可以示儉  
故沈氏云玉路雖文亦以越席示儉而劉君

大羹不致

橫生異義以大路爲木路妄規杜氏非也

大羹肉汁

**疏**

注大羹至五味

正義曰郊特牲云大羹

不致五味

**疏**

不和貴其實也儀禮士虞特牲皆設大羹

涪鄕玄云大羹涪煮肉汁也不和貴其實設之所以敬尸

也是祭祀之禮有大羹也大羹者大古初食肉者煮之而

已未有五味之齊祭神設之所以敬而不忘本也記言大

羹不和故知不致者不致五味五味即洪範所云醎苦辛

鹹甘

染食不鑿

黍稷曰染

**疏**

注黍稷至精鑿

正義曰釋草云染稷舍

人曰染一名稷稷粟也郭璞云今江東人呼粟爲染士虞  
記云明齊鄕云今文曰明染染稷也然則染是稷之別名

但稷是諸穀之長，粢亦諸穀，摠名。周禮小宗伯辨六粢之名物，鄭玄云：六粢謂黍、稷、稻、粱、麥、苽，是諸穀皆名粢也。祭祀用穀，黍、稷爲多，故云黍、稷曰粢。飯謂之食，傳云：粢食不繫，謂以黍、稷爲飯，不使細也。九章辨術，粟率五十，鑿二十四，言粟五斗爲米二斗。四升是則米之精鑿。

昭其儉也

此四者皆示儉

衮冕黻

廷，衮畫衣也。冕冠也。黻，韋鞞以蔽膝也。珽，玉笏也。若今吏之持簿。

**疏**

注衮畫至持簿正義曰畫衣謂畫

龍於衣，祭服。玄衣纁裳，詩稱玄衮，是玄衣而畫以衮。龍衮之言卷也。謂龍首卷然，玉藻曰：龍卷以祭，知謂龍首卷也。尚書益稷云：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言觀古人之象，謂觀衣服所象日月以至黼黻十二物，皆衣服之所有也。華蟲以上言作會宗彝以下言絺繡，則二者雖在於服而施之不同。冬官考工記：畫績與繡，布采異次，知在衣則畫之，在裳則刺之。故鄭玄禮注及詩箋皆云：衣績而裳繡，以此知衮是

畫文故云衮畫衣也衮衣以下章數鄭玄注司服云有虞氏十二章自日月而下至周而日月星辰盡於旌旗又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冕服自九章而下如鄭此言九章者龍一山二華蟲三火四宗彝五在衣藻六粉米七黼八黻九在裳鷩冕者去龍去山自華蟲而下七章華蟲一火二宗彝三在衣餘四章在裳鷩冕者去華蟲去火五章自宗彝而下宗彝一藻二粉米三在衣餘二章在裳希冕者去宗彝去藻三章自粉米而下粉米一在衣餘二章在裳玄冕者其衣無畫裳上刺黻而已杜昭二十五年數九文不取宗彝則與鄭異也冠者首服之大名冕者冠中之別號故云冕冠也世本云黃帝作冕宋仲子云冕冠之有旒者禮文殘缺形制難詳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止言玄朱而已不言所用之物論語云麻冕禮也蓋以木為幹而用布衣之上玄下朱取天地之位其長短廣狹則經傳無文阮謚三禮圖漢禮器制度云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沈引蓋巴輿服云廣七寸長尺

二寸應劭漢官儀云廣七寸長八寸沈又云廣八寸長尺六寸者天子之冕廣七寸長尺二寸者諸侯之冕廣七寸長八寸者大夫之冕但古禮殘缺未知孰是故備載焉司馬彪漢書輿服志云孝明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之文制冕皆前圓後方朱裏玄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天子白玉珠十二旒三公諸侯青玉珠七旒卿大夫黑玉珠五旒皆有前無後此則漢法耳其古禮鄭玄注弁師云天子衮冕以五采纁前後各十二旒旒有五采玉十有二幣冕前後九旒毳冕前後七旒希冕前後五旒玄冕前後三旒旒皆五采玉十有二上公衮冕三采纁前後九旒旒有三采玉九侯伯鷩冕三采纁前後七旒旒有三采玉七子男毳冕三采纁前後五旒旒有三采玉五孤卿以下皆二采纁二采玉其旒及玉各依命數耳謂之冕者冕俛也以其後高前下有俛俯之形故因名焉蓋以在上位者失於驕矜欲令位彌高而志彌下故制此服令貴者下賤也黻鞶制同而名異鄭玄詩箋云芾大古蔽膝之象



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鞞以韋爲之故云鞞韋鞞也詩云赤芾在股則芾是當股之衣故云以蔽膝也鄭玄易緯乾鑿度注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獨存其蔽前者重古道而不忘本也是說鞞鞞之元由也易下繫辭曰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作爲網罟以佃以漁則田漁而食伏犧時也禮運說上古之時云昔者先王食鳥獸之肉衣其羽皮是田漁而食因衣其皮也又曰後聖有作治其麻絲以爲布帛易繫辭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然則易之布帛自黃帝始也垂衣裳服布帛初必始於黃帝其存蔽膝之象未知始自何代也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服韍言舜始作韍也尊祭服而異其名耳未必此時始存象也知冕服謂之鞞者易云朱紱之來利用享祀知他服謂之鞞者案士冠禮士服皮弁玄端皆服鞞是他服謂之鞞以冕爲主非冕謂之也此欲以二兩服相形故謂鞞爲韋鞞鞞之與鞞祭服他服之異名耳其體制則同王藻說玄端服之鞞云鞞君朱大

夫素士爵韋發首言釋句末言韋明皆以韋爲之凡韠皆  
象裳色言君朱大夫素則每卑之韠直色別而已無他飾  
也其韠則有文飾焉明堂位曰有虞氏服黻夏后氏山殷  
火周龍章鄭玄云黻免服之韠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  
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山取其仁可仰也火取其  
明也龍取其變化也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  
韠韋而已是說韠之飾也玉藻曰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  
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厚二寸鄭玄云頸五寸亦謂廣  
也頸中央肩兩角皆上接革帶以繫之肩與革帶廣同是  
說韠之制也記傳更無韠制皆是釋義明其制與韠同經  
傳作韠或作韠或作韠音義同也徐廣車服儀制曰古者  
韠如今蔽膝戰國連兵以韠非兵飾去之漢明帝復制韠  
天子赤皮蔽膝蔽膝古韠也然則漢世蔽膝猶用赤皮韠  
晉以來用絳紗爲之是其古今異也以其用絲故字或有  
爲絳者天子之笄以玉爲之故云珽王笄也管子云天子  
執玉笄以朝日是有玉笄之文也禮之有笄者玉藻云凡

有指畫於君前用筭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筭釋名曰筭  
忍也君有命則書其上備急之也或曰簿可以案取物也  
徐廣車服儀制曰古者貴賤皆執笏即今手板也然則笏  
與簿手板之異名耳笏志恭書密見太守以簿擊頰則漢  
魏以來皆執手板故云若今吏之持簿王藻云笏單用也  
因飾焉言貴賤盡皆用笏因飾以示尊卑其上文云笏天  
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鄭  
玄云球美玉也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爲笏不敢與君  
並用純物是其尊卑異也大夫與士笏俱用竹大夫以魚  
須飾之士以象骨爲飾不敢純用一物所以下人君也凡  
物既殊體制亦異王藻云天子播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  
茶前誦後直諫於天子也大夫前誦後誦無所不諫也鄭  
玄以爲謂之珽珽之言珽然然無所屈前後皆方正也茶謂  
舒暢所長在前也圖殺其首飾於天子也大夫上有天子  
下有己君故首末皆圖前後皆諫是其形制異也其長則  
諸侯以下與天子又異珽一名大圭周禮典瑞云王晉大

畫以朝日是也冬官考工記六圭長三尺天子服之是天子之璉長三尺也玉藻云笏度二尺有六寸短於天子蓋諸侯以下度分

### 帶裳幅舄

帶革帶也衣下曰裳幅若今行膝者舄履履

**疏**

注帶革至履履正義曰下有鞶是紳帶知此帶爲革帶玉藻革帶博二寸鄭云凡佩繫於革帶白虎通云男子有鞶革者示有金革之事然則示有革事故用革爲帶帶爲佩也昭十二年傳云裳下之飾也經傳通例皆上衣下裳故云衣下曰裳幅與行膝今古之異名也若今行膝詩云邪幅在下毛傳曰幅福也所以自福東之鄭箋云邪幅如今行膝也福束其脛自足至膝膝謂臍也然則行而臍足故名行膝邪束之故名邪幅焉者履之小別鄭玄周禮履人注云履下曰舄禪下曰屨然則舄之與屨下有禪履爲異履是也名故云舄履謂其履下也鄭玄又云天子諸侯吉事皆舄赤舄者冕服之舄白舄者皮弁之舄黑舄者玄端之舄其士皆著屨屨屨者爵弁之屨白屨者皮弁之屨黑屨者玄端之屨其卿大

夫服冕者亦赤舄除服則屨其玉后禕衣玄舄楡狄青舄  
闕狄赤舄韜衣黃韜袿衣白韜祿衣黑屨其諸侯夫人及卿  
大夫之妻合衣狄者皆舄其餘皆屨其舄之飾用對方  
之色赤舄黑飾是也屨之飾用比方白屨黑飾是也

衡

紃紃

衡維持冠者紃冠之垂者紃

疏

注衡維至上覆  
正義曰此四

物者皆冠之飾也周禮遺師掌王后之首服道衡笄鄭司農  
云衡維持冠者鄭玄云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  
以紃繫瑱彼婦人首服有衡則男子首服亦然冠由此以  
得支立故云維持冠者追者治玉之名王后之衡以玉爲  
之故追師掌焉弁師掌王之五冕弁及冕皆用玉笄則天子  
之衡亦用玉其諸侯以下衡之所用則未聞紃者縣瑱之繩  
三於冠之兩旁故云冠之垂者魯語敬姜曰二后親織玄紃  
則紃必織線爲之若今之條繩鄭玄詩箋云充耳謂所以縣  
瑱者或名爲紃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是也條必雜色而  
言語獨言玄者以玄是天色故特言之非謂純玄色也紃纒

皆以組爲之所以結冠於人首也纓用兩組屬之於兩旁  
結之於頷下垂其餘也紘用一組從下屈而上屬之於兩  
旁垂其餘也紘纓同類以之相形故云紘纓從下而上者  
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玉笄朱紘祭義稱諸侯冕而青紘士  
冠禮稱緇布冠青組纓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纓鄭玄云有  
笄者屈組爲紘垂爲飾無笄者纓而結其條以其有笄者  
用紘力少故從下而上屬之無笄者用纓力多故從上而  
下結之冕弁皆有笄故用紘緇布冠無笄故用纓也魯語  
稱公侯夫人織紘紘知紘亦織而爲之士冠禮言組纓組  
紘知天子諸侯之紘亦用組也紘冠上覆者冕以木爲幹  
以玄布衣其上謂之紘論語尚書皆云麻冕知其當用布  
也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知其色用玄也孔安國論語  
注言績麻三十升布以爲冕即是紘也鄭玄玉藻注云延  
冕上覆也此云冠上覆者冠冕通名故此注衛及紘皆以  
冠言之其實

### 昭其度也

尊卑各有制度

**疏**

注尊卑各有制度正義曰此

悉冕飾也

上十二物者皆是明其制度哀伯思及則言無次第也鄭  
玄題禮注云上公衮無升龍天子有升龍有降龍是衮有  
度也冕則公自衮以下侯伯自鷩以下是冕有度也蔽則  
諸侯大夫以下卿大夫是蔽有度也或則玉象不同長短  
亦異是衮有度也鷩冕鷩冕衮四章鷩冕者冕裳二章是  
衮有度也鄭玄禮人注云王吉服鳥有三等赤鳥為上冕  
服之鳥下有白鳥黑鳥王后祭服鳥有三等玄鳥為上禘  
衣之鳥下有青鳥赤鳥是鳥有度也純則人君五色臣則  
三色是純有度也天子朱紘諸侯青紘是紘有度也其帶  
幅衡與則無以言之傳言昭其度也明其尊卑各有制度

藻率

鞞鞞

伯三采子男二采鞞佩刀削上飾鞞下飾

疏

注藻率至下飾正義曰鄭玄觀禮注云纁所以藉

玉以韋衣木廣表各如其玉之大小典瑞注云纁有  
石采文所以薦玉木為巾韋用韋衣而畫之此言以韋為  
之指木上之韋其實木為韋也禮之言纁皆有玉井文大

行人謂之纁藉曲禮單稱藉故知所以藉玉也大行人云  
公執栢圭九寸纁藉九寸知大小各如其玉也大行人注  
云纁藉以五采韋衣板若奠玉則以藉之是由有奠之時  
須有纁以之藉玉故小大如玉耳與瑞職曰王執鎮圭纁  
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公執栢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纁皆  
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纁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  
遇會同于王是王五采公侯伯三采子男二采也凡言五  
采者皆謂玄黃朱白蒼三采朱白蒼二采朱綠就成也王  
就謂五采每一采爲一就也禮之言藻其文雖多與瑞大  
行人聘禮覲禮皆單言藻或云纁藉未有言纁率者故服  
虔以藻爲畫藻率爲刷巾杜以藻率爲一物者以拭物之  
巾無名率者服言禮有刷巾事無所出且哀伯謂之昭數  
固應禮之大者寧當舉拭物之巾與藻藉爲類故知藻率正  
是藻之複名藻得稱爲藻藉何以不可名爲藻率也王藻說  
帶之制曰士練帶率下辟凡帶有率無箴功鄭玄云士以下  
皆揖不合而埽積如今作幪頭爲之也然則禕而不合埽埽



其邊謂之高率此以韋衣木蓋亦疎積其邊故稱率也  
司農典瑞注諱舉為藻率之藻似亦藻率共為藻也詩曰  
鞞琫容刀故知鞞鞞佩刀削之飾也少儀云刀按類削按  
削削是刀之類故與刀連言之鞞鞞二名明飾有上下先  
鞞後結故知鞞為上飾結為下飾劉君以毛詩傳下曰鞞  
上曰琫而規杜氏但鞞鞞或上或下俱是無正文不可以  
規杜也

**鞞** 鞞屬游纒

鞞紳帶也一名大帶屬大帶之垂者  
游旌旗之游纒在馬膺前如索者

**鞞**

注鞞紳至素帶

正義曰易訟卦上九或錫之鞞鞞  
知鞞即帶也以帶束要垂其餘以為飾謂之紳上帶

為革帶故云鞞紳帶所以別上帶也玉藻說帶云大夫大  
帶是一名大帶也詩毛傳云屬帶之垂者故用毛說以為  
屬大帶之垂者也大帶之垂者名之為紳而復名為屬者  
紳是帶之名屬是垂之貌詩稱垂帶而屬是屬為垂貌也  
玉藻稱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不朱裏大夫玄華  
制垂帶皆博四寸上帶博二十再緝四十緝辟下垂賈服

等說擊鴈皆與杜同唯鄭玄獨異禮記內則注以擊為小  
囊讀雁如裂縹之裂言擊囊必裂縹綠之以為飾樂譜記  
稱男擊箏女擊絲擊是箏之別稱遂以擊為帶名言其帶  
革帶然耳擊非囊之號也禮記又云婦事舅姑施繫素素  
是囊之別名今人謂裏背之物為裏言其施帶施囊耳其  
繫亦非囊也若以繫為小囊則表是何器若裏亦是囊則  
不應帶二囊矣以此知擊即是紳帶為得其實游是旗之  
垂者旆之別名九旗雖各有名而旌旗為之總號故云旌  
旗之游也案巾車王建大常十有二旂又大行人云上公  
九旂侯伯七旂子男五旂其孤卿建旌大夫士建物其旂  
各如其命數其鳥旗則七旂熊旗則六旂龜旌則四旂故  
考工記云鳥旗七旂以象鶉火熊旗六旂以象伐黑旌四  
旂以象管室是也鄭司農巾車注云禮家說曰纓當習以  
削革為之鄭立云纓今馬鞅是纓在馬膺前也服虔云纓  
如索帶今乘輿大駕有之然則漢魏以來大駕之馬膺有  
索帶是纓之遺象故云如索帶也案巾車玉路樊纓十有

再就鄭玄注云樊及纓皆以五采屬飾之金路樊纓九就象路樊纓七就革路條纓五就鄭玄云其樊及纓以條然飾之木路前樊纓鄭玄云以淺黑飾韋為樊鵠色飾韋為纓不言就數飾與道路同 昭其數也

尊卑各有數 正義曰藻有五采三采之有數 異是藻率有數也毛詩傳說容刀之飾云天

王琇而珠玳瑁侯瑩琇而璆玞是鞞鞞有數也王藻云紳長制十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又大夫以上帶廣四寸

士廣二寸是鞞屬有數也王路十二存金路九存是存有數也王路纓十有二就金路纓九就是纓有數也數之與

度大同小異度謂限制數謂多少言其尊卑有節數也 火龍黼黻 火畫火也龍

黑謂之黼形若斧黑與 注火畫至相戾 正義曰考青謂之黻形已相戾 工記畫績之事云火以圓

鄭司農云為圓形似火也鄭玄云形如半環然又曰水以龍鄭玄云龍水物畫水者非畫龍是衣有畫火畫龍也白

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考工記文也其言形若斧兩已相戾相傳爲說孔安國虞書傳亦云黼若斧形黻爲兩已相背是其舊說然也周世衮冕九章傳唯言火龍黼黻四章者略以明義故文不具舉衣之所畫龍先於火今火先於龍知其言不以次也

昭其文也

以文章明貴賤

五色比象昭其

物也

車服器械之有五色皆以比象天地四方以示器物不虛設

**疏**

注車服至虛設正義曰

考工記云畫績之事雜五色東青南赤西白北黑天玄地黃是其比象天地四方也比象有六而言五者立於赤黑之間非別色也昭二十五年傳云九文六采言采色有六故注以天地四方六事當之五行之色爲五色加天色則爲六故五色六采互相見也昭其物者以示物不虛設必有所象其物皆象五色故以五色明之

錫鸞

和鈴昭其聲也

錫在馬頸鸞在鑣和在銜鈴在旂動皆有鳴聲

**疏**

注錫在至

鳴琴 正義曰鄭玄中車注云鑄馬面當虛刻金爲之所謂鑄鑄也詩箋云眉上曰錡刻金飾之今當虛也然則錡在眉上故云在馬額也詩稱輶車鑄鑄知鑄在額也鑄在馬口兩旁銜在服馬頸上鑄和亦鑄也以處異故異名耳爾雅釋天說旌旗有鈴曰旂李巡曰以鈴置旌端是鈴在旂也錡在馬額鈴在旂先儒更無異說其鑄和所在則舊說不同毛詩傳曰在軾曰和在鑄曰鑄韓詩內傳曰鑄在銜和在軾前鄭玄經解注取韓詩爲說秦詩箋云置鑄於鑄異於乘車也其意言乘車之鑄在銜田車之鑄在鑄及商頌烈祖之箋又云鑄在鑄是然不能定故兩從之也宋考工記輪崇車廣銜長參如一則銜之所容唯兩服馬耳詩辭每言八鑄當謂馬有二鑄鑄若在銜銜唯兩馬安得置八鑄乎以此知鑄必在鑄鑄既在鑄則和當在銜經傳不言和數未知和有幾也四者皆以金爲之故動則皆有

鳴琴

三辰旂旗昭其明也

三辰日月星也畫於旂旗象天之明

說

注三辰至之明 正義曰春官神士掌三辰之法鄭立亦以爲日月星也謂之辰辰時也日以照晝月以照夜星則運行於天昏明遮而正所以示民早晚民得取爲時節故三者皆爲辰也三辰是天之光明照臨天下故畫於旌旗象天之明也九旗之物唯日月爲常不言畫星者蓋大常之上又畫星也穆天子傳稱天子葬盛姬建日月七星蓋畫北斗七星也案司常交龍爲旂熊虎爲旗不畫三辰而云三辰旂旗者旂旗是九旗之總名可以統大常故舉

以爲言也

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

登降謂上下尊卑

文物

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

謂立

華督違命之臣

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

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郕鼎在廟章孰其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

九鼎殷所受夏九鼎也武王克

商乃營雒邑而後去之又遷九鼎焉時但營雒邑未有都城至周公乃卒營雒邑謂之王城即今河南城也故傳曰

成王定鼎

**疏**

注九鼎至郕郕正義曰祿宣三年傳知九鼎是殷家所受夏九鼎也戰國策稱齊

於郕郕救周求九鼎顏率謂齊王曰昔周伐殷而取九鼎一鼎九萬人挽之九鼎八十一萬人挽之挽鼎人數或是虛言要知其鼎有九故稱九鼎也知武王遷九鼎於洛邑欲以爲都者鼎者帝王所重相傳以爲寶器戎衣大定之日自可遷置西周乃徙九鼎處于洛邑故知本意欲以爲都又以尚書洛誥說周公營洛邑則知武王但有遷意周公乃卒

管之地理志云河南縣故邾地也武王遷九鼎焉周公致大平營以爲都是爲王城至平王居之言即今河南城者晉時猶以爲河南縣

義士猶或非之

蓋伯夷之屬

**疏**

注蓋伯夷之屬正義曰史記伯夷列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讓國俱逃歸周及至西伯卒武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伐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大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既平殷夷齊恥之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作歌曰登彼西山兮爰采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檢書傳之說非武王者唯此人故知是伯夷之屬

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

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



德

內史周大夫官也僖伯諫隱觀魚其子哀伯諫桓納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故曰其有後於魯

疏

注內

史至於魯正義曰周禮春官內史中大夫是周大夫官也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易言文也

秋七月

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蔡侯鄭

伯會于鄧始懼楚也

楚國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也楚武王始僭號稱王欲

害中國蔡鄭姬姓近楚故懼而會謀

疏

注楚國至會謀云南郡江陵縣故楚鄧都楚文王

正義曰地理志

自丹陽徙此世本云楚鬻熊居丹陽武王徙鄧宋仲子云丹陽在南郡枝江縣今南郡江陵縣北有郢城史記稱文

王徙都于郢地理志依史記爲說此時當楚武王也譜云楚芊姓顛頊之後也其後有鬻熊事周文王早卒成王封

其曾孫熊繹於楚以子男之田居丹陽今南郡枝江是也熊達始稱武王武王十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武王居郢

本江陵是也昭王徙都惠王八年獲麟之歲也惠王二十一年春秋之傳終矣惠王五十七年卒自惠王以下十一世二百九年而秦滅之楚卅家稱武王使隨人請王室尊吾號王弗聽還報楚楚王怒乃自立為楚武王是楚武王始僭號稱王也劉炫云號為武武非謚也

九月入杞討不敬也公及

戎盟于唐脩舊好也惠隱之好冬公至自唐告

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

策勳焉禮也爵飲酒器也既飲置爵則書勳勞於策言速紀有功也**疏**冬公至禮

也正義曰凡公行者或朝或會或盟或伐皆是也孝子之事親也出必告反必面事死如事生故出必告廟反必告至不言告禰廟而言告宗廟者諸廟皆告非獨禰也禮記曾子問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命視史告于

宗廟諸侯相見必告于禰命祝史告于五廟反必親告于  
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由此而言諸侯朝天子  
則親告祖禰祝史告餘廟朝鄰國則親告禰祝史告餘廟  
其路遠者亦親告祖故於其反也言告于祖禰明出時亦  
告祖也出時不言祖者寧玄云道近或可以不親告祖明  
道遠者亦親告祖矣雖親與不親而諸廟皆告故摠言告  
于宗廟也曾子問曰凡告用制幣反亦如之則出入皆以  
幣告也但出則告而遂行反則告訖又飲至故行言告廟  
反言飲至以見至有飲而行無飲也飲至者嘉其行至故  
因在廟中飲酒爲樂也襄十三年傳曰公至自晉孟獻子  
書勞于廟禮也書勞策勳其事一也舍爵乃策勳策勳當  
在廟知飲至亦在廟也彼公至自晉朝還告廟也此公至  
自唐盟還告廟也十六年公至自伐鄭傳曰以飲至之禮  
伐還告廟也三者傳皆言禮知朝會盟伐告廟禮同傳所  
以反覆凡例也朝還告至而獻子書勞則策勳者非唯討  
伐之勳雖常事有以安國寧民或亦書功于廟也公行告

至必以嘉會昭告祖禰有功則合爵策勳無功則告事而已無不告也反行必告而春秋公行一百七十六書至者唯八十二耳其餘不書者釋例曰凡公之行不書至者九十有四皆不告廟也隱公之不告諫也餘公之不告慢於禮也慢於禮者舉大例首耳其中亦應有心實非慢而不宜告者若行有恥辱未足爲榮則克躬罪已不以告廟非爲慢於禮也若事實可恥而不以爲恥反行告廟則史亦書之宜五年傳曰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至自齊書過也釋例曰執止之辱厭尊毀列所以累其先君忝其社稷固當克躬罪已不以嘉禮自終宜公如齊既已見止連昏於鄰國之臣而行飲至之禮故傳曰書過也是不應告而告故書之以示過也釋例又曰桓公之喪至自齊此則死還告廟而書至者也莊公違禮如齊觀社用飲至之禮此則失禮之書至者也宣公黑壤之會以賂免諱不書盟而復書至亦諱不以見止告廟也襄公至自晉此則榮還而書至者也昭公至自齊居于郟此則宜告

而書至者也諸書至皆告廟啓反或即實而言或有所諱  
辟傳於伐見飲至之禮於宜見書過之譏於朝見書勞于  
廟舉此三者以包其他行也僖十六年公會諸侯于淮未  
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計而止公十七年秋聲姜以公故會  
齊侯于卞公始得歸而書公至自會是諱其見止而以會  
告廟故傳曰猶有諸侯之事焉凡諱之是諱止而以會告  
也諸侯盟者必在會後皆書公至自會不言公至自盟者  
以盟是因會而爲之初必以會嚮衆公行以會告廟故還  
以會告至雖并以盟告亦不云至自盟爲行時不以盟告  
故也僖二十八年公會諸侯于温遂圍許經書公至自圍  
許襄十年公會諸侯于粗遂滅偃陽經書公至自會二文  
不同釋例曰諸若此類事勢相接或以始致或以終致蓋  
時史之異耳無他義也定十二年公至自圍成行不出竟  
而亦告廟者釋例曰陪臣執命大都偶國仲由遂墜三郟  
之計而成人不從故公親伐之雖不越竟動衆與兵大其  
事故出入皆告于廟也 注爵飲至功也 正義曰韓詩

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常寡以三升曰解解適也飲當自適四升曰角角觸也飲不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自節為人謗訕也禮言曰爵其實曰觴觴鉤也然則飲酒之器其名有五而總稱爲爵案燕禮爵用觚解此飲至之爵不過用觚解而已爲人君者賞不踰月欲民速覩爲善之利故舍爵即書勞於策言速紀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

特相會公與一國會也會

必有主二人獨會則莫肯爲主兩讓會事不成故但書地

自參以上則往稱地

來稱會成事也

成會事

初晉穆侯之夫人姜

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

條晉地太子文侯也意取

於戰相仇怨

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

相叔

也西河界休縣南有地  
名千畝意取能成其衆

**疏**

千畝之戰

正義曰案周本紀宣王三十九年王與姜戎

戰于千畝取此戰  
事以為子名也

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

師服

晉大夫

夫名以制義

名之必可言也

義以出禮

禮從義出

以體政

政以禮成

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

生亂

反易禮義則亂生也

**疏**

夫名至生亂

正義曰出口為名合宜為義人之出言使合於事宜

故云名以制義扶義而行所以生出禮法故云義以出禮復禮而行所以體成政教故云禮以體政以禮為政以正民故云政以正民今晉侯名子不得其宜禮教無所從出政不以禮則民各有心故為始兆亂也

嘉耦

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

自古有此言

今君命大

子曰仇弟曰成師始非亂矣兄其替乎

穆侯

愛少子栢叔俱取於戰以爲名所附意異故師服

注

知栢叔之黨必盛於晉以傾宗國故因名以諷諫

侯至諷諫 正義曰大子與栢叔雖並因戰爲名而所附

意異仇取於戰栢叔怨成師取能成師衆緣名求義則大

子多怨仇而成師有徒衆穆侯本立此名未必先生此意

但寵愛少子於時已著師服知栢叔將盛故推出此理因

解其名以爲諷諫欲使之弑幹弱技耳人臣規諫若無端

緒馮何致言以申己志非謂人之立名必將有驗而何休

謂左氏後有與士由立名善惡引 惠之二十四年晉

后稷名棄爲膏育以難左氏非也

始亂故封栢叔于曲沃

惠魯惠公也晉文侯卒子昭侯元年危不自安封成

師爲曲 靖侯之孫欒賓傳之

靖侯栢叔之高祖父言得貴寵公孫爲傳

沃伯



相

**疏**

注靖侯至傅相正義曰案晉世家靖侯生僖侯僖侯生獻侯獻侯生穆侯穆侯生桓侯桓侯是相

叔之高祖也史傳稱祖皆云祖父故謂高祖為高祖父非高祖之父也特云靖侯之孫則知傳意言其得貴寵公孫為傅相也此人之後遂為欒氏蓋其父字欒 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

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

立諸侯也

諸侯立家

卿大夫稱家

卿置側室

側室眾子也得立此一官

**疏**

注側室至一官

正義曰禮記文王世子云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守公宮正室守大廟鄭玄云正室適子也正室

是適子故知側室是眾子言其在適子之旁側也文十二年傳曰趙有側室曰穿是卿得立此官也卿之家臣其數多矣獨言立此一官者其餘諸官事連於國臨時選用異姓皆得為之其側室一官必用同族是卿廢所及唯知宗

事故特言之案世族譜趙寧是夙之庶孫於趙盾為從父昆弟而為盾側室然選其宗之庶者而為之未必立卿之

親

大夫有貳宗

適子為小宗次者為貳宗以相輔貳

**疏**

注適子至輔貳正

義曰禮有大宗小宗天子諸侯之庶子謂之別子及異姓受族為後世之始祖者世適承嗣百世不遷謂之大宗為父後者諸弟宗之五世則遷謂之小宗五世遷者謂高祖以下喪服未絕其繼高祖之適則總服之內共宗之其繼曾祖之適則小功之內共宗之繼祖繼禰所宗及亦然故鄭玄喪服小記注云小宗有四或繼高祖或繼曾祖或繼祖或繼禰皆至五世則遷以總服既窮不相宗敬故疏即遷也禮記大傳曰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是言大宗小宗之別也大夫身是適子為小宗故其次者為貳宗以相輔助為副貳亦立之為此官也杜知非大宗而云小宗者以

其大夫不必皆是大宗據爲小宗者多故杜言之也若大夫身爲大宗亦止得立貳宗官耳禮記據公族爲說故言別子爲祖主說諸侯庶子耳其實異姓受族亦爲始祖其繼者亦是大宗但記文不及之耳沈云適子爲小宗謂是大夫之身爲小宗次者爲貳宗謂大夫庶弟貳宗與側室爲例皆是官名與五宗別

士有隸子弟

士卑自以其子弟爲僕隸

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

庶人無復尊卑以親疏爲分別也衰殺也

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

覲覲

下不奠望上位

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旣弱矣

其能以乎

諸侯而在甸服者

**疏**

注諸侯至服者

正義曰周公斥大九州廣土萬里

謂爲九服邦畿方千里其外每五百里謂之一服侯甸男采衛要六服爲中國夷鎮蕃三服爲夷狄大司馬謂之九

言其有期限也。大行人謂之九服，言其服事王也。如其  
計甸服內，畔尚去京師千里。晉距王城，不容此數，而得  
世甸服者，周禮設法耳。土地之形不可方平，如圖未必每  
摩皆如其數也。地理志云：初雒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  
南北短，短長相覆為千里。是王畿不正方也。志又云：東都  
方六百里半之為三百里，外有侯服五百里，為八百里。計  
晉都在大原，去洛邑近八百里也。畿  
既不方，服必差改。故晉在甸服也。 惠之三十年，晉

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

潘父晉大夫也  
昭侯文侯子

晉

人立孝侯

昭侯子也

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

伐翼，弑孝侯

莊伯桓叔子  
翼晉國所都

翼人立其弟鄂侯

鄂侯生哀侯

鄂侯以隱五年奔隨，其  
年狄王立哀侯于翼

哀侯侵陘

庭之田

陘庭翼南鄙邑

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

春秋正義卷第五

春秋正義卷第六

桓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經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贏

經之首時必書王明

此歷天王之所班也其或廢法違常失不班歷故不書王贏齊邑今泰山贏縣

**疏**

注經之至贏縣正義曰

相公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凡四年於春有王九年春無王無月其餘十三年雖春有月悉皆無王穀梁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弒兄臣弒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二年有王正與夷之卒也十年有王正終生之卒也十八年書王蒐寧注云此

年書王以王法終始治相之事先儒多用穀梁之說賈逵云  
不書王弒君易妨田成宋亂無王也元年治相二年治督  
十年正曹伯十八年終始治相杜以正是王正歷從王出  
故以爲王者班歷史乃書王明此歷天王之所班也其或  
廢法違常失不班歷則諸侯之史不得書王言此十三年  
無王皆王不班歷故也劉炫規過云然天王失不班歷經  
不書王乃是國之大事何得傳無異文又昭二十三年以  
後王室有子朝之亂經皆書王豈是王室猶能班歷又襄  
二十七年再失閏杜云魯之司歷頓置兩閏又哀十三年  
二月蝨杜云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歷如杜所注  
登既天王所班魯人何得擅改又子朝奔楚其年王室方  
定王位猶且未定諸侯不知所奉復有何人尚能班歷耶  
二十三年秋乃書天王居于狄泉則其春未有王矣時未  
有王歷無所出何故其年亦書王也若春秋之歷必是天  
王所班則周之錯失不關於魯魯人雖或知之無由輒得  
改正襄二十七年傳稱司歷過再失閏者是周司歷也魯

司歷也而杜釋例云魯之司歷始覺其謬頓置兩閏以應天正若歷爲王班當一論王命寧敢專置閏月改易歲年哀十二年十二月螽仲尼曰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杜於釋例又云季孫雖聞此言猶不即改明年復螽於是始悟十四年春乃置閏欲以補正時歷既言歷爲王班又稱魯人輒改改之不憚於王亦復何須王歷杜之此言自相矛盾以此立說難得而通又案春秋經之闕文甚多其事非一亦如夫人有氏無姜有姜無氏及大雨霖虜谷如潰之類也此無王者正是闕文耳今判定知此不書王非是經之闕文必以爲失不班歷者杜之所據雖無明文若必闕文止應一事兩事而已不應一公之內十四年並闕王字杜以周禮有頒告朔于邦國都鄙以有成文故爲此說但齊相晉文以前翼戴天子王室雖微猶能班歷至靈王景王以後王室卑微歷或諸侯所爲亦遑稟天子正朔所以有子朝之亂經仍得王不責人所不得也猶如大夫之卒公疾在外雖不與小斂亦同書日之限然則司歷之過魯史



所改據此而言有何可責劉君不尋此  
言橫生異同以規杜過恐非其義也

夏齊侯衛侯

胥命于蒲

申約言以相命而不敵血也  
蒲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

六月公會

杞侯于郕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無傳  
既盡

也歷家之說謂日光以望時過奪月光故月食日月同會  
月掩日故日食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日光輪存而中食  
者相奄密故日光溢出皆既者正相當而相奄間疏  
也然聖人不言月食日而以自食爲文闕於所不見



注既盡至不見 正義曰食既者謂日光盡也故云既盡  
也月體無光待日照而光生半照即爲弦全照乃成望望  
爲日光所照反得奪月光者歷家之說當日之衝有大如  
日者謂之闕虛闕虛當月則月必減光故爲月食張衡靈  
憲曰當日之衝光常不合是謂闕虛在星則星微過月則  
日食是言日奪月光故月食也若是日奪月光則應每望

常食而望亦有不食者由其道度異也日月異道有時而  
交交則相犯故日月逸食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  
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既  
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大率一百  
七十三日有餘而道始一交非交則不相侵犯故朔望不  
常有食也道不正交則日斜照月故月光更盛道若正交  
則日衝當月故月光即滅譬如火斜照水日斜照鏡則水  
鏡之光旁照他物若使鏡正當日水正當火則水鏡之光  
不能有照日之奪月亦猶是也日月同會道度相交月揜  
日光故日食日奪月光故月食言月食是日光所衝日食  
是月體所映故日食常在朔月食常在望也食有上下者  
行有高下謂月在日南從南入食南下北高則食起於下  
月在日北從北入食則食發於高是其行有高下故食不  
同也故異義云月高則其食虧於上月下則其食虧於下  
也日月之體大小正同相揜密者二體相近正映其形故  
光得溢出而中食也相揜疏者二體相遠月近而日遠自

人望之則月之所映者廣故日光不復能見而日食既也  
日食者實是月映之也但日之所在則月體不見聖人不  
言月來食日而云有物食之

公子翬如齊逆女

禮

以自食爲文關於所不見也

有故則

**疏**注禮君至卿逆

正義曰天子尊無與敵不

使卿逆

**疏**

自親逆使卿逆而上公臨之諸侯則親逆有

故得使卿八年祭公逆王后于紀傳曰禮也是當使人天

子不親逆也襄十五年傳曰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

禮不行非禮也是知天子之禮當使卿逆而上公臨之也

禮記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

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

乎此對哀公指言魯事是諸侯正禮當親逆也莊二十四

年公如齊逆女丘明不爲之傳以其得禮故也文四年逆婦

姜于齊傳曰卿不行非禮也以卿不行爲非禮知君有故得

使卿

逆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

謹魯地濟北蛇丘縣西  
有下謹亭已去齊國故

不言女未至於魯故不稱夫人無傳公會齊侯于謹無傳夫人姜氏至

自齊

無傳告於廟也不言聲以至者齊侯送之公受之於謹

冬齊侯使其弟

年來聘有年

無傳五穀皆熟書有年

**詁**

有年正義曰年訓為稔謂歲為年者取

其歲穀一熟之義故禾稼既收農功畢入以其歲豐於常故史書有年於策此書有年宜十六年書大有年穀梁傳曰五穀皆熟為有年五穀大熟為大有年杜取穀梁為說其義亦當然也周禮疾醫以五穀養病鄭玄云五穀麻黍稷麥豆即月令五時所食穀也賈云相惡而有年豐異之也言有非其所宜有案昭元年傳曰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是言歲豐為佐助之非妖異之物也君行既惡澤不下流遇有豐年輒以為異是則無道之世唯宜有大饑不宜有豐年非上天祐民之本意也且言有不宜有傳無其說釋例曰劉賈許因有年大有年之經有黜鶴來巢

書所無之傳以爲經諸言有皆不宜有之辭也據經螟螣不書有傳發於魯之無黜鴆不以有字爲例也經書十有一年十有一月不可謂不宜有此年不宜有此月也螟螣俱是非常之災亦不可謂其宜有也

傳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韓萬

御戎梁弘爲右

武公曲沃莊伯子也韓萬莊伯弟也御戎僕也右戎車之右

**疏**

傳注武公至之右

正義曰武公莊伯子韓萬莊伯弟也

本世家文也周禮戎僕掌馭戎車戎右掌戎車之兵革使

故知御爲戎僕右是戎車之右也

逐翼侯于汾隰

汾隰汾水邊

**疏**

注汾

水邊

正義曰釋例曰汾水出大原故汾陽縣東南至晉

陽縣西南經西河平陽至河東汾陰縣入河爾雅釋地云

下溼曰隰知汾

驂絰而止

驂駢馬

**疏**

注驂駢馬

正義

隰汾水邊也

驂絰而止

馬

**疏**

曰說文云駢驂旁

馬是駢駢爲一也初駕馬者以二馬夾轅而已又駕一馬與兩服爲參故謂之駢又駕一馬乃謂之駟故說文云駢駕三馬也駟一乘也兩服爲主以漸參之兩旁二馬遂名爲駢故摠舉一乘則謂之駟指其駢馬則謂之駢詩稱兩駢如舞二馬皆稱駢禮記稱說駢而賻之一馬亦稱駢是本其初參遂以爲名也駢馬在衛外挽鞅每絰於木由頸不當銜故也名駢者以駟馬有駢駢之容故少儀云駢駢翼翼是也

夜獲之及藥共叔

共叔相叔之傳藥賓之子也身傳翼翼

會于羸成昏

父子各殉所奉之主故并見獲而死

于齊也

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

疏

江公不至禮也正義曰此成昏謂聘文

姜也詩刺魯桓公不能禁制文姜云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言桓公以媒得文姜此云不由媒者公親會齊侯必無媒也詩舉正法以刺上傳據實事以解經故不同耳

夏齊侯衛侯晉

命于蒲不盟也公會杞侯于郟杞求成也

二年入杞故  
今來求成

秋公子翬如齊逆女脩先君之好

故曰公子

昏禮雖奉時君之命其言必稱先君以爲  
禮辭故公子翬逆女傳稱脩先君之好公

子遂逆女傳稱尊  
君命互舉其義

**疏**

注昏禮至其義 正義曰公子遂  
逆女傳言尊君命是奉時君之命

也此言脩先君之好是稱先君爲辭也翬逆俱是逆女傳  
文各言其一是互舉其義昏禮納采辭曰某有先人之禮使  
某也請納采其納鬱辭曰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鬱  
是男家辭也主人醴賓辭曰子爲事故至於某之室某有  
先人之禮請醴從者是女家辭也彼士禮也故稱先人  
若諸侯則稱先君以此知其言必稱先君以爲禮辭

**齊**

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

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

之疏

凡公至送之

正義曰昏以相敵為耦先以敵國為文然後於大國小國辨其所異姊妹於敵國猶

上卿送之於大國則上卿必矣且姊妹禮於先君不以所嫁輕重雖則小國亦使上卿送也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文承公子之下謂送公子非送姊妹也周禮序官唯有中大夫無上大夫也禮記王制曰諸侯之上大夫卿鄭玄云上大夫曰卿則上大夫即卿也又無上大夫矣而此云上大夫者諸侯之制三卿五大夫五人之中又復分為上下成三年傳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



其下大夫是分  
大夫為上下也

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

古者女出嫁又

使大夫隨加聘問存謙敬序殷勤也在魯而出則口致女在他國而來則摠曰聘故傳以致夫人釋之

**疏**

注古者至釋之

正義曰經書來聘傳言致夫人是行聘禮而致之也故知使大夫隨加聘問得所以存謙敬序殷

勤也其意言不堪事宗廟則欲以之歸也成九年季孫行

父如宋致女與此事同而文異故辨之云在魯而出則曰

致女在他國而來則摠曰聘是詳內略

外之文傳嫌其不同故以致夫人釋之

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

魏

為明年秦侵芮張本芮國在馮翊臨晉縣魏國河東北縣

**疏**

注為明至北縣正義曰地理志云

馮翊臨晉縣芮鄉故芮國也河東郡河北縣詩魏國也世

芮魏皆姬姓尚書顧命成王將崩有芮伯為卿士之誥

不見魏之初封不知何人闕元年  
晉獻公滅魏芮則不知誰滅之

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冬獵曰狩行三驅之禮得田狩之時故傳

曰書時禮也周之春夏之冬也田狩從夏時郎非國內之狩地故書地

**疏**

注冬獵至書地正義曰冬獵

曰狩爾雅釋天文也易比卦九五王用三驅失前禽鄭立云王者習兵於蒐狩驅禽而射之三則已法軍禮也失前禽者謂禽在前來者不逆而射之旁去又不射唯背走者順而射之不中則已是其所以失之用兵之法亦如之降者不殺奔者不禦皆爲敵不敢已加以仁恩養威之道是說三驅之事也狩獵之禮唯有三驅故知行三驅之正禮得田獵之常時故傳曰書時禮也善其得時明禮皆無違矣周之春正月建子即是夏之仲冬也周禮大司馬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是田狩從夏時也釋例曰三王異正朔而夏數爲得天雖在周代於言時事皆據夏正故公以

春狩而傳曰書時禮也隱五年公矢魚于棠傳曰言遠地也僖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陽傳曰言非其地也舉地名者皆言其非地故知此即非國內之狩地故書地也若國內狩地大野是也哀十四年傳曰西狩於大野經不書大野明其得常地故不書耳由此而言則狩于禚蒐于紅及比蒲昌間皆非常地故書地也田狩之地須有常者古者民多地狹唯在山澤之間乃有不殖之地故天子諸侯必於其封內擇隙地而爲之僖三十三年傳曰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是其諸國各有常狩之處違其常處則犯害居民故書地以譏之

夏天王使

宰渠伯糾來聘

宰官渠氏伯糾名也王官之宰當以才授位而伯糾攝父之職出聘

列國故書名以譏之國史之記必書年以集此公之事者首時以成此年之歲故春秋有空時而無事者今不書秋冬首月史闕

疏

注宰官至放此

正義曰周禮天官有文他皆放此

大宰小宰宰夫知宰是官也傳言父在

故名知伯糾是名自然渠爲氏矣周禮大宰卿小宰中大夫宰夫下大夫未知伯糾是何宰也賤之乃書名則於法當書字但中下大夫例皆書字則此宰高下猶未可量故注直言王官之宰不指小宰宰夫慎疑故也詩稱濟濟多士書戒無曠庶官爲政有三擇人爲急王官之宰當以才授位今其父居官而使子攝職是王者輕侮爵位遣人則可故書名以譏之糾之出聘事由於王而賤糾者王不應授糾糾不應受使二者俱有其過賤糾亦所以責王如宰咍之比也春秋編年之書四時畢具乃得爲年此無秋冬知是史闕文也舊史先闕故仲尼因之膏肓何休以爲左氏宰渠伯糾父在故名仍叔之子何以不名又仍叔之子以爲父在稱子伯糾父在何以不稱子鄭箴之云仍叔之子者譏其幼弱故略言子不名之至於伯糾能堪聘事私覲又不失子道故名且字也鄭氏所箴與杜同云伯糾名

且字非

杜義

傳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時禮也

郎非狩地

故書時

合禮

**疏**

注郎非至合禮正義曰春秋之世狩獵多矣見於經者無數事焉良由得時得地則常

事不書故也以獲麟在於大野得地則不書其地知地時並得則例皆不書此書公狩于郎必是有所譏刺所刺之意在於失常地也但傳於棠與河陽已云言非其地則非地之責於理已見而此狩得時恐并時亦刺駁出合禮而非禮自明故注申其意言郎非狩地唯時合禮以時合禮知地非禮也公羊傳曰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公羊說諸侯遊戲不得過郊故有遠近之言

夏周宰左氏無此義要言遠者亦是譏其失常地也

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秋秦師侵芮敗焉

小之也

秦以芮小輕之故為芮所敗

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

伯以歸

三年芮伯出居魏芮更立君秦為芮所敗故以芮伯歸將欲納之

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未同盟而

書名者來赴以名故也甲戌前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己丑此年正月六日陳亂故再赴赴雖日異而皆以正月起文故但書正月慎疑

**疏**

注未同盟至兩書正義曰借二十三年傳例曰赴以名則亦書之檢

經傳魯未與陳盟而書鮑名知其來赴以名故也隱八年蔡侯考父卒注云蓋春秋前與惠公盟故赴以名案史記年表隱之元年是陳桓公之二十三年則桓公亦得與惠公盟而云未同盟者以蔡侯之卒夫惠尚近故疑與惠公盟此去惠公年月已遠且自隱公以來陳魯未嘗交好於惠公之世亦似無盟故以未同盟解之也以長歷推之知甲戌己丑別月而赴者並言正月故兩書其日而共言正月若其各以月赴亦應兩書其月但此異年之事設令兩

以月赴則當於四年云十二月甲戌  
陳侯鮑卒五年正月己丑陳侯鮑卒

夏齊侯鄭伯如

已外相朝皆言如齊欲滅

**疏**

注外相至故書

正義曰

紀紀人懼而來告故書  
也下文州公如曹與此相類云外相朝皆言如也魯出  
朝聘例亦言如獨言外朝者經有公朝王所以不盡云公  
如故獨云外也朝聘而謂之如者爾雅釋詁云如往也朝  
者兩君相見揖讓兩楹之間聘者使卿通問鄰國執圭以  
致君命據行禮而為言也魯之君臣出適他國始行即書  
於策未知成禮以否經每有在塗乃復是禮夫必成故直  
云如言其往彼國耳不果必成朝聘也公朝王所則朝訖  
乃書故指朝言之此齊鄭朝紀亦應朝訖乃告但略外故  
言如耳外相朝例不書而此獨書者傳言欲  
以襲紀紀人知之明其懼而告魯故書也

天王使仍

叔之子來聘

仍叔天子之大夫稱仍叔之子本於  
父字幼弱之辭也譏使童子出聘

**疏**

注仍叔至出聘。正義曰：天子大夫例皆書字，仍氏叔字知是天子大夫也。公羊穀梁皆以仍叔之子爲父，老代父從政，左氏直云弱也。言其幼弱，不言父在，則是代父嗣位。非父在也。伯糾身未居官攝行父事，故稱名以貶之。此子雖已嗣位而未堪從政，故繫父以譏之。譏王使童子出聘也。蘇氏用公羊穀梁之義，以爲父老來聘，非父沒義，或當

然。

葬陳桓公。

無傳

城祝丘。

無傳齊鄭將襲紀故

秋蔡人衛。

人陳人從王伐鄭。

王自爲伐鄭之主君臣之辭也。王師敗不書，不以告。

大。

雩。

傳例曰：書不時也。失龍見之時。

蝻。

無傳。蝻，蝻之屬，爲災故書。

疏。

注：蝻，蝻之屬。正義曰。

釋蟲云：蝻，蝻蝻，楊雄方言云：春黍謂之蝻，蝻陸機毛詩疏云：幽州人謂之春箕，春箕即春黍，蝗類也。長而青，股鳴者，或謂似蝗而小，班黑其股，狀如瑇瑁。又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十數步爾雅又有擊蝻，土蝻，樊光云：皆蝻之屬。



然則蟲之種類多故言屬以包之傳  
稱凡物不為災不書知此為災故書

冬州公如曹

不書

奔以朝出也為下寔來書

**疏**

州公如曹

正義曰周禮

也曹國今濟陰定陶縣  
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隱五年公羊傳曰  
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  
子男然則三公之外爵稱公者唯二王之後杞與宋耳此  
州公及僖五年晉人執虞公並是小國而得稱公者鄭立  
王制注以為殷地三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武王克殷雖  
制五等之爵而因殷三等之地及周公制禮大國五百里  
小國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滿者皆益  
之地為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  
言爵尊國小蓋指此州公虞公也案虞是克商始封非為  
殷之餘國鄭玄之言不可通於此矣杜之所解亦無明言  
唯廿族譜云虞姬姓武王克商封虞仲之庶孫以為虞仲  
之後處中國為西吳後世謂之虞公服虔云春秋前以黜

以之法違爵爲公未知孰是或可學爲三公之官若號公之屬故稱公也以其無文故備言之劉歆難服云周法二王之後乃得稱公雖復周公大公之勳齊桓晉文之霸位止通侯未升上等州有何功得遷公爵若其爵得稱公士亦應廣安得爵爲上公地仍小國若地被兼黜爵亦宜減安得地既削小爵尚尊崇此則理之不通也 注不書至陶縣 正義曰如者朝也以朝出國不得書奔外朝不書以因來向魯故書其本也世本州國姜姓曹國伯爵譜云曹姬姓文王子叔振鐸之後也武王封之陶丘今濟陰定陶縣是也桓公三十五年魯隱公之元年也伯陽立十五年魯哀公之八年而宋滅曹地理志云濟陰郡定陶縣詩曹國是也

傳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

佗相公第五父也稱文公子明公疾病而亂作國  
忙非相公母弟也免相公大子

人分散故再赴

**疏**

公疾病 正義曰鄭玄論語注云病謂疾益困也

夏

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王

奪鄭伯政鄭伯不朝

奪不使知王政

**疏**

注奪不使知王政 正義曰

三年傳稱王貳于虢謂欲分政於虢不復專任鄭伯也及  
平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即周鄭交惡未得與之八年傳  
曰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於是始與之政共鄭伯分王  
政矣九年傳曰鄭伯爲王左卿士然則虢公爲右卿士與  
鄭伯夾輔王也此年王奪鄭伯政全奪與虢  
不使鄭伯復知王政故鄭伯積恨不復朝王

秋王以諸

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

左軍蔡人衛人屬焉

號公林父  
王卿士

周公黑肩將

左軍陳人屬焉

黑肩周  
桓公也

鄭子元請為左拒

以當蔡人衛人

子元鄭公  
子拒方陳

為右拒以當陳人

曰陳亂民莫有鬪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

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

不能相  
枝持也

既

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

萃聚也  
集成也

曼伯

為右拒

曼伯  
檀伯

**疏**

注曼伯檀伯  
曰曼伯因撫人殺檀伯昭十一年

正義曰十五年傳

傳曰鄭京撫實殺  
曼伯知一人也

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

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

彌縫

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為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  
承偏之隙而彌縫闕漏也五人為伍此蓋魚麗陳

法

**疏**

注司馬至陳法 正義曰史記稱齊景公之時有  
田穰苴善用兵景公尊之位為大司馬六國時齊

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乃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  
兵法而附穰苴其中凡一百五十篇號曰司馬法車戰二  
十五乘為偏是故文也五人  
為伍周禮司馬序官文也 戰于緇葛緇葛鄭地命二

拒曰櫓動而鼓

櫓旂也通帛為之蓋今大  
將之麾也執以為號令

**疏**

注櫓  
旂至

號令 正義曰櫓之為旂事無所出說者相傳為然成二  
年傳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是在軍之士  
視將旗以進退也今命二拒令櫓動而鼓望旗之動鼓以  
逸兵明櫓是可觀之物又櫓字從从旌旗之類故知櫓為

旂也周禮司常通帛為旌故云通帛為之謂通用一絳帛無畫飾也鄭玄云凡旌旗有軍容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鄉遂大夫或載旌或載物容屬軍吏無所將如鄭之意則將不得建旂而此軍得有旂者僖二十八年傳曰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旂是知戰必有旂故以旂為旂也鄭氏之言自謂治兵之時出軍所建不廢戰陳之上猶自用旂指麾今時為軍猶以旂麾號令故云蓋今大將之麾執以為號令也賈逵以旂為發石一曰飛石引范蠡兵法作飛石之事以證之說文亦云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追敵與賈同也案范蠡兵法雖有飛石之事不言名為檜也發石非旂之比說文載之於部而以飛石解之為不類矣且三軍之衆人多路遠發石之動何以可見而使二拒準之為擊鼓候也注以旂說為長故從之

蔡衛陳皆奔王卒亂

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

王亦能軍

雖軍敗身傷猶致而不奔故言能軍

祝聃請從之公曰

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

也社稷無暵多矣

鄭於此收兵自退

夜鄭伯使祭足

勞王且問左右

祭足即祭仲之字蓋名仲字仲足也勞王問左右言鄭志在苟免王討之

**疏**

注祭足至非也祭仲足此云祭足

正義曰魯元年傳稱祭仲上云正義曰魯元年傳云祭封人仲足此人

雖名字互見而不知孰字孰名公羊以仲為字左氏先儒亦以為字但春秋之例諸侯之卿嘉之乃書字十一年經書祭仲而事無可嘉注意以仲為名故云名仲字仲足釋例曰伯仲叔季固人字之常然古今亦有以為名者而公羊守株專謂祭氏以仲為字既謂之字無辭以善之因託以行權人臣而善其行權逐君是亂人倫壞大教也說左

氏者知其不可更云鄭人嘉之以字告故書字此爲因有  
告命之例欲以苟免未是春秋之實也宰渠伯糾蓋叔大  
心皆以伯叔爲名則仲亦名也傳又曰祭仲足或偏稱仲  
或偏稱足蓋名仲字足也是辨其名何之意也凡傳所記  
事必有意存焉此丁寧說鄭言其志在苟免知其意言王討之非也仍叔之子弱也仍

之子來聘童子將命無速反之心久留

**歸**

注仍叔至末秋  
正義曰此子

來聘傳雖不言聘意蓋爲將伐鄭而遣告魯也經在伐鄭  
之上傳在伐鄭之下明其必有深意故注者原之以爲童  
子將命無速反之心久留在魯故經書夏聘傳釋之於末  
秋譏其夏至而秋末反也下句更言秋大雩則秋未爲末  
注云末秋者上有秋王以諸侯伐鄭此仍叔之文在秋事  
之末故云末秋也下文更云秋者自爲欲顯天時更別言

秋  
秋大雩書不時也

十二公傳唯此年及襄二十  
六年有兩秋此發雩祭之例



欲顯天時以指事故  
重言秋異於凡事

**疏**

注十二至凡事 正義曰上既言秋正以諸侯伐鄭而此復言

秋故解之方發雩祭之例須辨雩祭之月欲顯言天時以指怠慢之事故重言秋異於凡事凡事則不須每事重舉時也襄二十六年重言秋者彼注自釋中閒有初不言秋則嫌楚客過在他年 凡祀啓蟄而

郊

言凡祀通下三句天地宗廟之事也啓蟄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

**疏**

注言凡至南郊 正義曰下三句謂

雩嘗烝也雩是祭天嘗烝祭宗廟此無祭地而言祭地者因天連言地耳周禮天神曰祀地祇曰祭人鬼曰享對則別為三名散則摠為一號禮諸侯不得祭天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故雩亦祀帝書傳皆不言魯得祭地蓋不祭地也魯不祭地而注言天地者以發凡言例雖因魯史經文然凡之所論摠包天子及諸國則凡公嫁女於天子諸卿皆行及王曰小童之例是也此凡祀亦摠包天子及諸國則有祭地之文故杜連言之釋例云凡祀舉郊雩烝

嘗則天神地祇人鬼之祭皆通其他羣祀不錄可知也杓  
祠及地祇經無其事故不備言亦於文以相包也杓祠之  
祭過則亦書但無過時者故經不書耳夏小正曰正月啓  
蟄其傳曰言始發蟄也故漢氏之始以啓蟄為正月中雨  
水為二月節及大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為正月中驚  
蟄為二月節以迄于今踵而不改今歷正月雨水月中四  
小滿中八月秋分中十月小雪中注皆以此四句為建寅  
建巳建酉建亥之月則啓蟄當雨水龍見當小滿始殺當  
秋分閉蟄當小雪晉母之歷亦以雨水為正月中而釋例  
云歷法正月節立春啓蟄為中氣者因傳有啓蟄之文故  
遠取漢初氣名欲令傳與歷合其餘三者不可強同其名  
雖則不同其法理亦不異故釋例云案歷法有啓蟄驚蟄  
而無龍見始殺閉蟄比古人所名不同然其法推不得有  
異傳曰火伏而後蟄者畢此謂十月始蟄也至十一月則  
遂閉之猶二月之驚蟄既啓之後遂驚而走始蟄之後  
又自閉塞也是言啓蟄為正月中閉蟄為十月中也注以

閉蟄爲十月而釋例云十一月遂閉之者以正月半蟄蟲  
啓戶二月初則驚而走出十月半蟄蟲始閉十一月初則  
遂閉之傳稱四者皆舉中氣言其至此中氣則卜此祭次  
月初氣仍是祭限次月中氣乃爲過時旣以閉蟄爲建亥  
之月又言十一月則遂閉之欲見閉蟄以後冬至以前皆  
得烝祭也故釋例云孟獻子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耕謂  
春分也言得啓蟄當卜郊不應過春分也春分以前皆得  
郊則冬至以前皆得烝也釋例又曰僖公襄公夏四月卜  
郊但譏其非所宜卜而不譏其四月不可郊也以建卯之  
月猶可郊知建子之月猶可烝也正由節卻月前未涉後  
月中氣故耳傳本不舉月爲限而舉候以言者釋例曰凡  
十二月而節氣有二十四共通三百六十六日分爲四時  
間之以閏月故節未必恒在其月初而中氣亦不得恒在  
其月之半是以博舉天宿氣節爲文而不以月爲正也亡  
功作者不必月日故亦言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  
則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此其大準也是言凡候天時皆

不以月爲其節有參差故也若周禮不舉天象故以月爲  
正人司馬職曰中夏獻禽以享杓中冬獻禽以享烝言四  
時之祭不得後仲月非謂孟月不得祭也釋例曰周禮祭  
宗廟以四仲蓋言其下限也下限至於仲月則上限起於  
孟月烝起建亥之月則嘗起建申之月此言始殺而嘗謂  
建酉之月亦是下限也若仲是下限則周之正月得爲烝  
祭春秋之例得常不書而八年書正月烝者釋例云經書  
正月烝得仲月之時也其夏五月復烝此爲過烝若但書  
夏五月烝則唯可知其非時故先發正月之烝而繼書五  
月烝以示非時并明再烝瀆也然仲月雖不過時而月節  
有前有卻若使節前月卻即爲非禮此秋大雩是建午之  
月耳而傳言不時明涉其中氣故譏之釋例云龍星之體  
畢見謂立夏之月得此月則當卜祀過涉次節則以過而  
書故秋雩書不時此涉周之立秋節也言涉立秋節者謂  
涉立秋之月中氣節也過涉次節亦謂中節非初節也若  
始涉初節則不譏之矣如此傳注必是建寅之月方始郊

天周之孟春未得郊也禮記明堂位曰魯君孟春乘大輅  
載弧韜以祀帝於郊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季  
夏周之六月即孟春是周之正月矣又雜記云孟獻子曰  
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  
月而禘獻子爲之如彼記文則魯郊以周之孟春而傳言  
啟蟄而郊者禮記後人所錄其言或中或否未必所言皆  
是正禮襄七年傳孟獻子曰啟蟄而郊禮記左傳俱稱獻  
子而記言日至傳言啟蟄一人兩說必有謬者若七月而  
禘獻子爲之時應有七月禘矣烝嘗過則書禘過亦應書  
何以獻子之時不書七月禘也是知獻子本無此言不得  
云禮記是而左傳非也明堂位言正月郊者蓋春秋之末  
魯稍僭侈見天子冬至祭天便以正月祀帝記者不察其  
本遂謂正月爲常明堂位後世之書其末竟云魯君臣未  
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春秋之世三君見  
弑璧而弔士有諫俗變多矣尚云無之此言既誣則郊亦  
難信以此知記言孟春非正禮也鄭云注書多用讖緯言

天神有六地祇有二天有天皇大帝又有五方之帝地有  
崑崙之山神又有神州之神大司樂冬至祭於園丘者祭  
天皇大帝北辰之星也月令四時迎氣於四郊所祭者祭  
五德之帝大微宮中五帝坐星也春秋緯文耀鉤云大微  
宮有五帝坐星蒼帝其名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黃帝  
曰含樞細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汁光紀五德之帝謂此  
也其夏正郊天祭其所感之帝焉周人木德祭靈威仰也  
魯無冬至之祭唯祭靈威仰耳唯鄭玄立此為義而先儒  
悉不然故王肅作聖證論引羣書以證之言郊則園丘園  
丘即郊天體唯二安得有六天也晉武帝王肅之外孫也  
泰始之初定南北郊祭一地一天用王肅之義杜君身處  
晉朝共遵王說集解釋例都不言有二天然則杜意天子  
冬至所祭魯人啓蟄而郊猶是一天但異時祭耳此注直  
云祀天南郊不言靈威仰明與鄭異也劉炫云夏正郊天  
后稷配也冬至祭天  
園丘以帝嚳配也

龍見而雩

龍見建巳之月蒼龍  
宿之體昏見東方萬

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

天遠爲百穀祈膏雨

**疏**

注龍見至膏雨 正義曰天官東方之星盡爲蒼龍之宿

見謂合昏見也雩之言遠也遠爲百穀祈膏雨遠者豫爲秋收言意深遠也穀之種類多故詩每言百穀舉成數也雨之潤物若脂膏然故謂甘雨爲膏雨襄十九年傳曰百穀之仰膏雨是也傳直言雩而經書大雩者賈逵云言大別山川之雩蓋以諸侯雩山川魯得雩上帝故稱大月令云大雩帝用盛樂是雩帝稱大雩也此龍見而雩定在建巳之月而月令記於仲夏章者鄭云云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五月之中而早亦脩雩祀而求雨因著正雩於此月失之矣杜君以爲月令秦法非是周典穎子嚴以龍見即是五月釋例曰月令之書出自呂不韋其意欲爲秦制非古典也穎氏因之以爲龍見五月五月之時龍星已過於見此爲強牽夫宿以附會呂不韋之月令非所據而陳旣以不安且又自遠左氏傳稱秋大雩書不時此秋即穎氏之五月而忘其不時之文而欲以雩祭是言月令不

得與傳合也鄉立禮注云嘗之言吁也言吁嗟哭泣以求雨也郊嘗俱是祈穀何獨嘗爲吁嗟旱而脩嘗言吁嗟可

矣四月常嘗於時未早何當已吁

**始穀而嘗**

建酉之月陰氣

嗟也賈服以嘗爲遠故杜從之也

始穀嘉穀始熟

**疏**

注建酉至宗廟

正義曰嘗者薦於宗廟以嘗新爲名知必待嘉穀熟乃

爲之也詩稱八月其穫穫刈嘉穀在於八月知始穀爲建

酉之月陰氣始殺也釋例引詩蒹葭蒼蒼白露爲霜以證

始殺百草也月令孟秋白露降季秋霜始降然則七月有

白露八月露結九月乃成霜時寒有漸歲事稍成八月嘉

穀熟所薦之物備故以建酉之月薦嘗於宗廟案月令孟

秋農乃登穀天子嘗麥先薦寢廟則以七月穀熟矣七月

當嘗祭而云建酉之月乃嘗祭者以上下準之始穀嘗祭

實起於建申之月今云建酉者言其下限然杜獨於嘗祭

舉下限者以秋物初熟孝子之祭必待新物故特舉下限

而言之哀十三年子服景伯謂吳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



辛有事於上帝先公季辛而畢彼雖恐吳之辭亦是八月嘗祭之驗也何則於時會吳在夏公至在秋景伯言然之時秋之初也若嘗在建申當言九月不應遽指十月知十月是嘗祭之常期周之十月是建酉之月也建酉是下服耳若節前月卻孟秋物成亦可以孟秋嘗祭故釋例云周禮四仲月言其下服若建中得嘗何以釋例又云始殺而嘗謂建酉之月兼葭蒼蒼白露爲霜又以始殺唯建酉之月言以賈服始殺唯據孟秋不通建酉之月故釋例破賈服而爲此言也先此則不可十四年八月乙亥嘗乃是建未之月故注云先其時亦過也

**閉蟄而烝**

建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皆成可薦者東故烝祭宗廟釋例論之備矣

**疏**

注建亥至備矣正義曰傳稱火

伏而後烝者畢周禮季秋內火則火以季秋入而孟冬伏是蟲以孟冬蟄故知閉蟄是建亥之月也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鄭立云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陰陽即寒溫也祭統注云昆蟲謂溫生寒死之蟲也是蟄

蟲謂之昆蟲也月令仲春云蟄蟲咸動啓戶始出出言啓戶故蟄言閉戶爾雅釋詁云烝衆也知萬物皆成可薦者

衆故名此

過則書

上日有吉否過次節則書以譏慢也

疏

注卜日至慢也正義曰

祭必當卜卜有吉否不吉則當攻卜次旬故不可期以一日卜不過三故限以一月過涉次月之節則書之以譏其

慢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

淳于州國所都

城陽淳于縣也國有危難不能自安故出朝而遂不還

經六年春正月寔來

寔實也不言州公者承上五年冬經如曹開無異事省文

從可知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成魯地在泰山

秋八

月壬午大閱

齊爲大國以戎事徬諸侯之戎嘉美鄭忽而忽欲以有功爲瑛怒而詐齊魯人

懼之故以非

時簡車馬

**疏**

大閱 正義曰公狩于郎公狩于禚皆書公大蒐大閱不書公者周禮雖四時

教戰而遠以田獵但蒐閱車馬未必皆因田獵田獵從禽未必皆隨車馬何則怠慢之主外作禽荒豈待教戰方始獵也公及齊人狩于禚乃與鄰國共獵必非自教民戰以矢魚于棠非教戰之事主爲遊戲而斥言公則狩于郎禚亦主爲遊戲故特書公也大蒐大閱國之常禮公身雖在非爲遊戲如此之類例不書公定十四年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公身在蒐而經不書公知其法所不書以其國家大事非公私欲故也且比蒲昌間皆舉蒐地此不言地者蓋在國簡閱未必田獵昭十八年鄭人簡兵大蒐在於城內此亦當在城內 注齊爲至車馬 正義曰大閱之禮在於仲冬今農時閱兵必有所爲傳不言其意故注者原之於時四鄰與魯無怨又竟無征伐之處諸侯成齊經所不見而傳說鄭忽怒事於大閱之上及十年鄭與齊衛必戰于郎知此大閱是懼鄭忽而畏齊人故以非時簡車馬

也 蔡人殺陳佗

佗立踰年不稱爵者篡立未會諸侯也傳在莊二十二年

**疏**

佗注

立至二年 正義曰殺陳佗傳無文不言無傳者以傳說此事在莊二十二年不是全無其高故不言無傳 九

月丁卯子同生

桓公子莊公也十二公唯子同是適夫人之長子備用大子之禮故史書

之於策不稱大子者書始生也

**疏**

注桓公至生也 正義曰適妻長子於法當爲大子故以大子之禮舉之

由舉以正禮故史書於策古人之立大子其禮雖則無文蓋亦待其長大特加禮命如今之臨軒策拜始生之時未得即爲大子也以其備用正禮故書其生未得命故不言大子也杜云十二公唯子同是適夫人之長子又云文公哀公其母並無明文未知其母是適以否蓋其父未爲君之前已生縱令是適亦不書也釋例云據公衛之年成公又非穆姜所生杜此注云子同是適夫人之長子備用大子之禮故史書之然則雖適夫人之長子不用大子之禮

亦不  
善也  
冬紀侯來朝

傳六年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

也  
亦承五年冬傳淳子公如曹也言奔則來  
行朝禮言朝則遂留不去故變文言實來  
楚武王侵

隨  
隨國今義陽隨縣  
**疏**  
注隨國至隨縣 正義曰世本隨國姬姓不知始封為誰隨以此年見傳僖二

十年經書楚人伐隨自是以後遂為楚之私屬不與諸侯會同至定四年吳入郢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

人德之使列諸侯哀元年隨  
侯見經其後不知為誰所滅  
使遠章求成焉  
遠章楚大夫

軍於瑕以待之  
瑕隨地  
隨人使少師董成  
少師隨大夫董

也  
正  
闕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

也我則使然

鬪伯比楚大夫  
令尹子文之父

我張吾三軍而被

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

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弃小國

張自侈  
大也

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

張之

羸弱  
也

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

熊率且比楚  
大夫季梁隨

賢鬪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

言季梁  
之諫不

過一見從隨侯卒當以少師爲計故云以爲後圖二年春  
侯蘇伯會于鄧始懼楚子自此遂盛終於抗衡中國故

傳備言其事

**疏**

以爲至其君

正義曰言此計今雖無  
益以爲在後圖謀也言季梁之諫不遇

一見從耳少師得其君心君將必用其計若用  
少師則此謀必合故請示弱以希後日之利  
王毀軍而

納少師

從伯比之謀

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

之信楚弱也

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

我也君何急焉

**疏**

天方授楚正義曰楚之先君熊繹始封於楚在蠻夷之間食

子男之地至此君始疆盛威服鄰國以有天助故云天方授楚

臣聞小之能敵大也

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

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

正辭不虛稱君美

今民

餒而君逞欲也

逞快也

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

其可也

詐稱功德以欺鬼神

**疏**

臣聞至可也

正義曰臣聞小國之能敵大國也必小國得道

大國淫辟如是乃得為敵也其意言隨未有道而楚未為淫辟隨不能敵楚也既言隨未有道更說為道之事道猶道路行不失正名之曰道施於人君則治民事神使之得所乃可稱為道矣故云所謂道者忠恕於民而誠信於神也此覆說忠信之義於文中心為忠言中心愛物也人言為信謂言不虛妄也在上位者思利於民欲民之安施是其忠也祝官史官正其言辭不欺誑鬼神是其信也今隨國民皆飢餓而君快情欲是不思利民是不忠也祝史詐稱功德以祭鬼神是不正言辭是不信也無忠無信不可謂道小而無道何以敵大君欲敵之臣不知其可也欲君

之下

楚也公曰吾牲牲肥腍粢盛豐備何則不信

牲牛羊豕也牲純色完全也腍亦肥也黍稷曰粢在器曰盛

**疏**

注牲牛至日盛正義曰諸侯祭用大牢



祭以三牲為主知牲為三牲牛羊豕也周禮牧人掌共祭  
祀之牲牲祭用純色故知牲謂純色字全言毛體全具也  
由禮曰豚曰膾肥肥膾共文知膾亦肥也重言肥膾者古  
人自有複語耳服虔云牛羊曰肥豕曰膾案禮記豚亦稱  
肥非獨牛羊也菜是黍稷之別名亦為諸穀之摠號祭之  
用米黍稷為多故云黍稷曰菜菜是穀之體也盛謂盛於  
器故云在  
器曰盛

對曰夫民神之主也

言鬼神之情  
依民而行

是

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

告曰博碩肥膾謂民力之普存也

博廣也謂  
碩大也謂

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疫蠹也謂其

備膾咸有也

雖告神以博碩肥膾其實皆當兼此四  
謂民力適字則六畜既大而滋也皮毛

無疥癬兼備而無有所闕

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

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

三時春夏秋

奉酒醴以

告曰嘉栗旨酒

嘉善也果禮敬也

謂其上下皆有嘉德

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譏慝也

馨香之遠聞

故

務其三時脩其五教

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

親其九族

以致其禋祀

禋祭敬也九族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

之子并己之同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也

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

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之主

民飢餓也

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脩政而親兄  
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

伐

**疏**對曰夫民至於難正義曰鬼神之情依人而行故云夫民神之主也以民和乃神說故聖王先成

其民而後致力於神言養民使成就然後致孝享由是告神之辭各有成百姓之意祭之所用有牲有食有酒耳聖人文飾辭義爲立嘉名以告神季梁舉其告辭解其告意故奉牲以告神曰博碩肥腍者非謂所祭之牲廣大肥充而已乃言民之畜產盡肥充皆所以得博碩肥腍者由四種之謂故又申說四種之事四謂者第一謂民力普徧安存故致第二畜之碩大滋息民力普存所以致之者由民無勞役養畜以時故六畜碩大蕃多滋息民力普存又致第三不有疾病疥癬所以然者由民力普存身無疾苦故所養六畜飲食以理場刷依法故皮毛身體無疥癬疾病

民力普存又致第四備臚咸有所以然者由民力普存人皆逸樂種種養畜羣牲備有也奉盛以告神曰黍稷豐盛者非謂所祭之食潔淨豐多而已乃言民之糧食盡豐多也言豐潔者謂其春夏秋三時農之要節爲政不害於民得使盡力耕耘自事生產故百姓和而年歲豐也奉酒醴以告神曰嘉粟旨酒者非謂所祭之酒粟善味美而已乃言百姓之情上下皆善美也言嘉旨者謂其國內上下羣臣及民皆有善德而無違上之心若民心不和則酒食腥穢由上下皆善故酒食馨香非言酒食馨香無腥臑臭穢乃謂民德馨香無譏諛邪惡也所謂馨香摠上三者田是王者將說神心先和民志故務其三時使農無廢業脩其五教使家道協和親其九族使內外無怨然後致其絜敬之祀於神明矣於是民俗大和而神降之福故勤則有成戰無不克今民各有心或欲從主或欲叛君不得爲無違上之心而鬼神之主百姓飢餓民力彫竭不得爲年成豐也民既不和則神心不說君雖獨豐其何福之言神所不

福民所不與以此敵大必喪其師君且脩政撫其民人而親兄弟之國以爲外援如是則庶幾可以免於禍難也告牲肥碩言民畜多告棗栗言民食多告酒嘉言不言民酒多而言民德善者酒之與食俱以米粟爲之於盛已言年豐故於酒變言嘉德重明民和之意 注雖告至所闕正義曰劉炫云杜以博碩肥膺據牲體而言季梁推此出理嫌其不實故云其實皆當兼此四謂又民力普存非高之形貌而季梁以之解情又申之民力適字則得生養六畜故六畜旣大而滋息也博碩言其形狀大蕃滋言其生乳多碩大蕃滋皆複語也瘵蠹畜之小病故以爲疥癬之疾也不疾者猶言不患此病也 注嘉善至敬也 正義曰嘉善釋詁文也杜訓粟爲謹敬言善敬爲酒棗詩實穎實粟與田事相連故粟爲穗貌此粟與嘉善言酒相類故粟爲謹敬之心即論語云使民戰栗與此相似劉炫以粟爲穗貌而規杜過於理恐非 注父義至子孝 正義曰父母於子並爲慈但父主教訓母主撫養撫養在於恩愛

故以慈爲名教訓愛而加教故以義爲稱義者宜也教之  
義方使得其宜第之於兄亦宜爲友但兄弟相於乃有長  
幼尊卑故分出其弟使之爲共言敬其兄而友愛 注裡  
絜至族者也 正義曰釋詁云裡敬也故以裡爲絜敬隱  
十一年注云絜齊以享謂之裡意亦與此同也漢世儒者  
說九族有二異義今禮戴尚書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屬  
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  
一族己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之女子子適人  
者與其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母之母姓爲  
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  
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古尚書說九族者從高祖至玄  
孫凡九皆同姓謹案禮經麻三月以上恩之所及禮爲妻  
父母有服明在九族中九族不得但施於同姓鄭駁云玄  
之聞也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絜姓明不得與父兄  
爲異族其子則然昏禮請期辭曰唯是三族之不虞欲及  
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如此所云三族不當

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緦麻禮雜記下緦麻之服不禁嫁女  
取婦是爲異姓不在族中明矣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  
名喪服小記說服之義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以此  
言之知高祖至玄孫昭然察矣是鄭從古尚書說以九族  
爲高祖至玄孫也此注所云猶是禮戴歐陽等說以鄭玄  
駁云女子不得與父兄爲異族故簡去其母唯取其子以  
服重者爲先耳其意亦不異也不從古學與鄭說者此言  
親其九族詩刺不親九族必以九族者疏遠恩情已薄故  
刺其不親而美其能親耳高祖之父己之所稟承也子至  
玄孫己之所生育也人之於此誰或不親而美其能親也  
詩刺棄其九族豈復上遺父母下棄子孫哉若言棄其九  
族謂棄其出高祖出曾祖者然則豈亦棄其出曾孫出玄  
孫者乎又鄭玄爲昏必三十而娶則人年九十始有曾孫  
其高祖玄孫無相及之理則是族終無九安得九族而親  
之三族九族族名雖同而三九數異引三族以難九族爲  
不相值矣若緣三及九則三九不異設使高祖喪玄孫死

亦應不得爲昏禮何不言九族之不虞也  
以此知九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也  
夏會于成紀

來諮謀齊難也

齊欲滅紀故來謀之

北戎伐齊齊侯使

乞師于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

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

於齊

甲首也

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

之餼

生曰

使魯爲其班後鄭

班次也魯視班齊饋則亦使大夫戍

齊矣經不書

蓋史闕文

注班次至闕文

正義曰劉炫云在戍受饋而使魯爲班明魯人在矣襄五年

戍陳書經也成齊亦更書今不書經疑史闕文以史策本  
闕仲尼不書言之十年說此云北戎病齊諸侯救之或可



魯亦往救但傳無魯事之  
驗魯心不救不須解之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

有郎之師

郎師在  
十年

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

以文姜妻鄭大子忽大子忽辭人問其故

大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

求多福

詩大雅文王言求  
福由己非由人也

在我而已大國何爲

君子曰善自爲謀

言獨絜其身  
謀不及國

及其敗戎師

也齊侯又請妻之

欲以他  
女妻之

固辭人問其故大

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

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

何

言必見怪於民

遂辭諸鄭伯

假父之命以爲辭爲十一年鄭忽出奔衛傳

秋大閱簡車馬也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大

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

大牢牛羊豕也以禮接夫人重適也

**疏**

注大牢至適也正義曰大牢牢之大者三牲牛羊豕具爲大牢儀禮少牢饋食之禮以羊豕爲少牢以

牲多少稱大小也詩公劉曰執豕于牢周禮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牲祀五帝則繫于牢笏之三月是牢者養牲之處故因以爲名鄭立詩箋云繫養曰牢是其義也禮記內則曰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文在三日負子之上則三日之內接之矣記云凡接子擇日鄭云雖三日之內必選其吉焉是三日之內擇日接之爲子接母故記稱接子

此傳舉之之下即云接以天牢亦以接子爲文其實接母故云以禮接夫人重適也鄭立云接讀爲捷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虛強氣也此言以禮接之則與鄭異也內則又云接子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大牢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

### 士負之士妻食之

禮世子生三日士負之射人以桑

弧蓬矢射四方士之妻爲乳母

**疏**

注禮世至乳母 正義曰四方以上皆內則文也內則又云士之

妻大夫之妻使食子食謂乳也故以乳母言之鄭立云桑弧蓬矢本太古也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士妻大夫之妻謂時自有子者定本直云射四方無天地案禮云桑弧蓬矢六令無天地誤也賈逵云桑者木中之衆蓬者草中之亂取其長大

### 公與文姜宗婦命之

世子生三月君夫人沐浴

於外寢立於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命之乃降蓋同宗之婦

**疏**

注世子至之婦 正義曰乃降以

上皆內則文也鄭玄云子升自西階則人君見世子於路寢也見妻子就側室凡子生皆就側室以其生於側室見於路寢故從外而升階也襄二年葬齊姜傳曰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諸姜是同姓之女知宗婦是同宗之婦也公與夫人共命之故使宗婦侍夫人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

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

申繻魯大夫

以名生

爲信

若唐叔虞魯公子友

以德命爲義

若文王名昌武王名發

**疏**

注

文至名發 正義曰周本紀稱大王見季歷生昌有聖瑞乃言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則是大王見其有瑞度其當興故名之曰昌欲令昌盛周也其度德命發則無以言之服虔云謂若大王度德命文王曰昌文王命武王曰發似其有舊說也舊說以爲文王見武王之生以爲必發兵誅暴故名曰發 以類命爲象

若孔子首

象尼丘

**疏**

注若孔至尼丘

正義曰孔子世家云叔

首上汗頂故因名曰丘

字仲尼是其象尼丘也

取於物爲假

曰

**疏**

注若伯至曰鯉

正義曰家語本姓篇云孔子年

公以鯉魚賜孔子孔子榮君之賜因名子曰鯉字伯魚此

注不言昭公賜而云人有饋之者如家語則伯魚之生當

昭公九年昭公庸君孔子尚少未必能尊重聖

人禮其生子取其意而遺其人疑其非昭公故

取於父

**疏**

注國

爲類

若子同生有

不以國

國君之子不自

**疏**

君至

名也

正義曰下云以國則廢名以國不可易須廢名不

諱若以他國爲名則不須自廢名也且春秋之世晉侯周

衛侯鄭陳侯吳衛侯晉之徒皆以他國爲名以此知不以

國者謂國君之子不得自以本國爲名不以山川者亦謂

國內之山川下云以山川則廢主謂廢國內之所主祭也若他國山川則非其主不須廢也此雖因公之問而對以此法曲禮亦云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則諸言不以者臣民亦不得以也此注以其言國故特云國君子耳其實雖非國君之子亦不得以國為名其言廢名廢禮之徒唯謂國君之子若使臣民之名國家不為之廢也然則臣民之名亦不以山川而孔子魯人尼丘魯山得以丘為名者蓋以其有象故特以類命非常例也

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

隱痛疾患  
辟不祥也

**疏**

注隱痛至祥也 正義曰鄭玄云隱疾衣中之疾也謂若黑臀黑肱矣疾在外者雖不得言尚可指擿此則無時可辟俗語云隱疾難為醫案周語單襄公曰吾聞成公之生也其毋夢神規其臀以黑曰使有晉國故命之曰黑臀此與叔虞季友復何以異而云不得名也且黑臀黑肱本非疾病以證隱疾非其類矣詩稱如有隱憂是隱為痛也以

痛疾爲名則不祥之甚故以爲辟不祥

不以畜牲

畜牲六畜

**疏**

注畜牲六畜正義曰爾雅

釋畜於馬牛羊豕狗雞之下題曰六畜故鄭衆服虔皆以六畜爲馬牛羊豕犬雞周禮牧人掌牧六牲鄭玄亦以馬牛等六者爲之然則畜牲一物養之則爲畜共用則爲牲故并以六畜解六牲

不以器幣

幣玉

帛

**疏**

注幣玉帛正義曰周禮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然則幣玉

帛者謂此圭璋璧琮帛錦繡黼之屬也以幣爲玉帛則器者非徒玉器服虔以爲俎豆罍彝犧象之屬皆不可以爲名也

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

君父之名固非臣子所斥

然禮既卒哭以木鐸徇曰舍故而諱新謂舍親盡之祖而諱新死者故言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自父至高祖皆不敢斥

**疏**

周人至諱之正義曰自殷以往未有諱法諱始於周周人尊神之故爲之諱名以此諱法敬

事明神故言周人以諱事神子生三月爲之立名終父必將諱之故須豫有所辟爲下諸廢張本也終將諱之謂死後乃諱之 注君父至斥言 正義曰君父之名固非臣子所斥謂君父生存之時臣子不得指斥其名也禮稱父前子名君前臣名鄭玄女對至尊無大小皆相名是對父則弟可以名兄對君則子可以名父非此則不可也文十四年傳曰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爲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己氏注云猶言某甲是斥君名也彼以不順故斥其名知平常不斥君也成十六年傳曰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注云在君前故子名其父彼以對君故名其父知平常不斥父也雖不斥其名猶未是爲諱曲禮曰卒哭乃諱鄭玄去敬鬼神之名也諱辟也生者不相辟名衛侯名惡大夫有石惡潁臣同名春秋不非是其未爲之諱故得與君同名但言及於君則不斥君名耳既言生已不斥死復爲之加諱彼漢儒諱之節故言然以形之禮既卒哭以木鐸徇曰舍汝而諱新自寢門至於庫門皆



禮記檀弓文也既引其文更解其意謂舍親盡之祖而諱  
新死者也親盡謂高祖之父服絕廟毀而親情盡也卒天  
之後則以鬼神事之故言以諱事神又解終將諱之所諱  
世數自父上至高祖皆不敢斥言此謂天子諸侯禮也曲  
禮曰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  
鄭玄云此謂庶人適士以上廟事祖雖不逮事父母猶諱  
祖以其立廟事之無容不爲之諱也天子諸侯立親廟四  
故高祖以下皆爲諱親盡乃舍之既言以諱事神則是神  
名必諱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詩雖禘大祖祭文王之廟也  
其經曰克昌厥後周公制禮醢人有昌本之菹七月之詩  
周公所作經曰一之日歲發烝民詩曰四方爰發皆不以  
爲諱而得言之者古人諱者臨時言語有所辟耳至於制  
作經典則直言不諱曲禮曰詩書不諱臨文不諱是爲詩  
爲書不辟諱也由作詩不諱故祭得歌之尚書牧誓云今  
予發武成云周王發武王稱名告衆史官錄而不諱知於  
法不當諱也金縢云元孫某獨諱者成王啓金縢之書親

自讀之諱其父名口改爲某既讀之後史官始錄依王所讀  
即云某武成牧誓則宜諸衆人宣訖即錄故因而不改也  
古者諱名不諱字禮以王父字爲氏明其不得  
諱也屈原云朕皇考曰伯庸是不諱之驗也 故以國

則廢名

國不可易故廢名

**疏**

注國不至廢名 正義曰國名受之天子不可輕易若以國爲

名終卒之後則廢名不諱若未卒之前誤以本國爲名則改其所名晉之先君唐叔封唐變父稱晉若國不可易而晉得改者蓋王命使改之 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 改其

山川

**疏**

注改其山川之名 正義曰廢主謂廢其所主山川之名不廢其所主之祭知者漢文帝諱恒

改北嶽爲常山諱名不廢嶽是也劉炫云廢主謂廢其所主山川不復更得共祀故須改其山川之名魯改二山是其事 以畜牲則廢祀 名猪則廢猪 名羊則廢羊 以器幣則

廢禮

**疏**

廢祀廢禮

正義曰祀以牲為主無牲則祀廢器幣以行禮器少則禮闕祀雖用器少一

器而祀不廢且諸禮皆用器幣故以廢禮摠之

晉以僖侯廢司徒

僖侯名司徒廢

為中軍 宋以武公廢司空

武公名司空廢為司城

先君獻武

廢二山

二山具教也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教更以其鄉名山

**疏**

注二山至名山正義曰晉語云

范獻子聘於魯問具教之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為具教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是其以鄉名山也禮稱舍故而諱新親盡不復更諱計獻子聘魯在昭公之世獻武之諱父已舍矣而尚以鄉對者當諱之時改其山號諱難已舍山不復名故依本改名以其鄉對猶司徒司空雖歷世多而不復故名也然獻子言之不為失禮而云名其二諱以自尤者禮入國而問禁入門而問諱獻子入魯不問故以之為慙耳 是以大物不可

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

物類也

**疏**

注物類也謂同日

正義曰魯世家云桓公

六年夫人生子與桓公同日故名之曰同是

知同物爲同日也言物類者辨此以爲類命也

冬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

成于齊公告不能

紀微弱不能自通於天子欲因公以請王命公無寵於王故告

不能

春秋正義卷第六